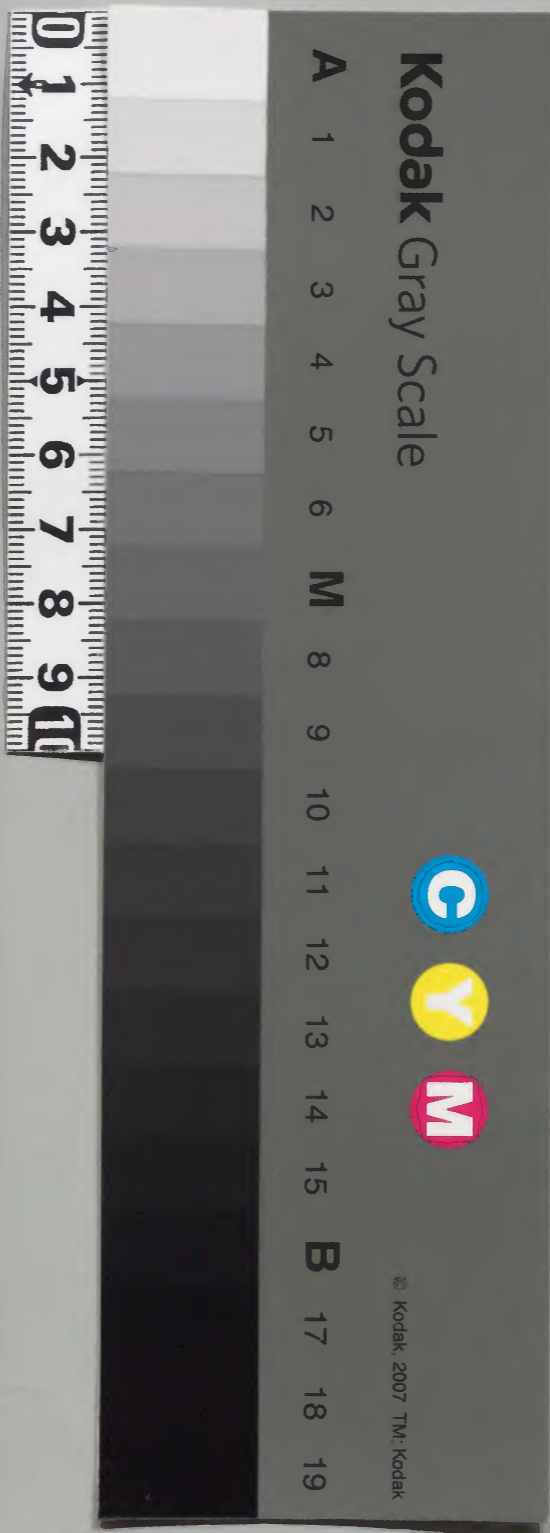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9029
冊數	20 (1)
圖號	290 116

290-1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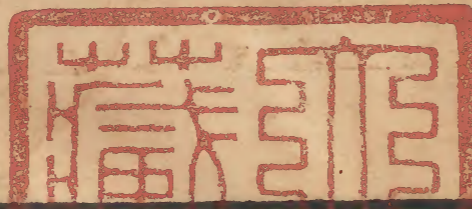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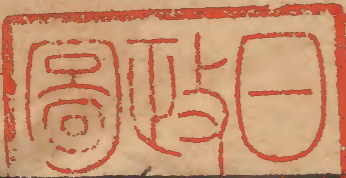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等が開きが不鮮明な場所あり

通鑑摭類敘

淺草文庫

古者左史書動右史書言各以類屬稽古考文如指諸掌世降事尻紀錄紀紊宋司馬文正公法春秋紀年搜剔歷代之史取其有關於治道者而折衷之繫於各年之下始於周威烈王世



三年終於五代之末千三百六十二年之事瞭然在目名之曰資治通鑑與六經並行于世矣然有志於事功者每病其繁而不能周覽悉記施之於事蓋有茫然者矣寧宗朝詹事沈憲敏公潛心史學以引年餘力撫通鑑所載君臣人物性行功業論議籌謀制作事為各以類聚條分貫秩為門二百七十有一始以治世終以烈婦名之曰通鑑總類凡二十卷披而觀之粲然若名都之賈區百貨品列森然若大廷之武庫五兵敘陳其比

倫附義不惟便緝尋而提討究
鑒古施今實足以彰勸懲而慎
舉措雖謂之用世之書可也是
書鈔梓于潮陽數千里之外世
亦罕見今江淞行中書省左丞
海陵蔣公德明分省于吳偶購
得之編閱深玩嘉其編次有益
于治意積歲弗靖兵燹所被無
不蕩然非廣其傳必致泯沒遂
命郡庠重刻之以行于世而都
事錢君達請予文以表章之夫
經籍遠奧史冊浩夥簡撮精密
莫若通鑑難析明切莫若摭類
習通鑑以識體要究摭類以備

遺忘正己治人擇善而從進德
脩業居易以俟將見樹立事功
抗美於古昔之明哲者矣蔣公
得是書不私其有而以公天下
為心則於稽古考文豈小補哉
書曰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君子
未有不師古而能有為者也故
述其所由使知發明是書者自
蔣公始至正廿三年歲在癸卯
秋七月既望前太史知制誥
鄱陽周伯琦敘



通鑑總類序

資治通鑑不刊之書也司馬公
自言精力盡於此書而士夫鮮
有能徧讀者始則以科舉而求
簡便世所傳節本自謂得此足
矣名宦既成則又多汨於利名
之場益視為長物矣貳卿袁公

樞集為紀事本末

孝宗一見以為精要至取嚴陵
官本以備乙覽盛矣故詹事
光祿沈憲敏公少而耆學晚益
不倦敷歷中外入從出藩年登
九秩神明不衰素無聲色之奉
形清氣和望之如神儼然既挂
衣冠向來功名政事付之昨夢
而筆力勁敏不減少年書生取
司馬公所著各以事類編之為
二百七十一門首曰治世曰知
人終曰辯士曰烈婦而後自戰
國以迄五代一千三百餘年之
事彙聚昉分粲然易見繁詞細

故悉刪去之古所謂耄期稱道
不勅者其公之謂乎公之季子
守潮陽欲鋟版以廣其傳以承
先公之志俾鑰序之鑰晚出試
郡永嘉實守蕭規以自免於戾
荷公忘年定交知予甚厚又與
公之子都官洎永州昆仲游為
書卷首以示後之君子使知前
輩之學問云嘉定元年仲冬朔
旦四明樓鑰序

通鑑總類目錄

第一卷

治世門 十一條

知人門 七條

用人門 四十三條

招賢門 二條

旌表門 一條

修德門 三條

帝學門 五條

勤政門 七條

親政門 一條

君道門 一條

英雄門 二十六條

威斷門 不斷門附
一十四條

寬猛門 四條

寬簡門 一條

苛察門 二十條

姑息門 五條

小惠門 二條

虛名門 二條

通鑑總類目錄

通鑑綱目卷之五十五
七
儉約門 一十五條
奢侈門 二十二條
翫好門 三條

第二卷

正統門 三條
名分門 九條
名器門 三十五條
風化門 四條
變俗門 三條
興作門 二十一條
革弊門 三條
賞罰門 三條
貶責門 六條
功賞門 一十三條
奏功以實門 二條
濫賞門 六條
公法門 七條
法令門 一十七條
詔令制誥門 一十五條
赦書門 一十二條

第三卷

贈諡門 七條
尊號門 六條
僭號門 二十一條
僭竊門 一條
興廢門 二條
蒙塵門 一十四條
亂世門 一十三條
昏君門 一十二條
荒淫門 二十六條
微行門 五條
私謁門 二條

第四卷

太后門 三十三條
皇后門 二十四條
外戚門 一十七條
貴戚門 二十一條
權勢門 七十四條

第五卷

繼嗣門 百十三條

潛邸門 二十四條

親王門 九條

諸王門 一條

公主門 一十五條

同姓門 宗室門附 一十八條

第六卷

宦官門 六十五條

近習門 二十六條

放宮女門 三條

寵幸門 二十七條

伶人門 擊毬門附 八條

狎侮臣下門 二條

排抑武臣門 八條

第七卷

宰相門 百四十三條

三省門 四條

樞密門 二條

給舍門 五條

御史門 二十六條

史官門 二十一條

京兆門 七條

郡守門 三條

縣令門 四條

第八卷

將帥門 八十九條

儒將門 五條

才兼文武門 五條

省官門 十條

信任門 二十三條

久任門 四條

內外之任門 七條

同官門 三條

僚屬門 八條

同年門 二條

第九卷

諫諍門 百六條

諂諛門 二十七條

品藻門 五條

論時政門 二十二條

知典故門 三條

第十卷

禮樂門 七條

音樂門 二條

議禮門 十五條

奉先門 七條

奉親門 四條

封建門 四條

封禪門 六條

巡幸門 五條

田獵門 六條

養老門 一條

聖節門 三條

喪葬門 四條

交友門 六條

學校門 四條

文學門 八條

文章門 七條

經術門 三條

學術門 二條

用儒門 四條

制科門 五條

貢舉門 二條

科舉門 六條

薦舉門 三十二條

銓選門 十六條

考課門 三條

務農門 六條

稅賦門 五條

催科門 八條

第十一卷

錢幣門 十八條

貨財門 三條

理財門 十三條

聚斂門 四十五條

倉廩門 四條

內庫門 五條

兵制門 四條

軍法門 十三條

民兵門 八條

養兵門 五條

用兵門 二十八條

訓武門 七條

邊備門 十九條

第十二卷

形勢門 九條

長江之險門 四條

水戰門 十二條

攻守門 八條

料敵門 二十三條

機會門 二條

助國門 三條

勤王門 三條

軍儲門 三條

轉輸門 十二條

屯田門 九條

宿衛門 十五條

戍卒門 三條

監軍門 十一條

馬政門 六條

第十三卷

興獄門 八條

治獄門 十七條

濫刑門 四十條

刑法門 十九條

詞訴門 一條

戢吏門 二條

抑強門 二十九條

平盜賊門 三十五條

翫寇門

除惡不盡門 一條

第十四卷

天文門 六條

讖兆門 九條

圖書門 三條

歷法門 二條

方術門 四十五條

術數門 一條

佛法門 二十八條

事神門 六條

奉道門 四條

虛無門 二條

祥瑞門 二十三條

災異門 四十八條

饑饉門 三條

流民門 二條

第十五卷

忠義門 四十三條

節義門 十一條

孝行門 九條

名望門 十六條

才德門 一條

早達門 一條

功名門 二條

公勤門 三條

守職門 五條

謙遜門 十六條

簡傲門 二條

矜伐門 九條

恬退門 十三條

隱逸門 二十條

致仕門 六條

知足門 七條

躁進門 九條

高尚門 三條

操守門 二十七條

第十六卷

明哲門 十二條

醇謹門 三條

引咎門 三條

訓戒門 二條

警戒門 七條

戒子孫門 六條

識見門 九條

度量門 十條

容物門 六條

隱忍門 二條

警敏門 五條

強記門 三條

風姿門 二條

積善門 一條

陰德門 四條

果報門 八條

禍福門 一條

振孤貧門 二條

報德門 三條

忘恩門 三條

復讎門 四條

報怨門 十九條

任怨門 三條

不避嫌疑門 三條

招懷門 四條

嫉惡門 六條

妬賢門 八條

讒譖門 二十八條

告訐門 五條

反間門 四條

第十七卷

固位門 七條

偷安門 二條

避事門 三條

怨望門 十五條

私怨門 六條

改行門 四條

變詐門 七條

姦詐門 八條

姦邪門 十五條

傾險門 七條

猜忌門 五條

放縱門 四條

貪鄙門 二條

饋遺門 四條

賂遺門 十一條

欺罔門 五條

不忠門 十四條

附麗門 十七條

協謀門 一條

朋黨門 二十五條

立異門 一條

第十八卷

循吏門 十四條

能吏門 三條

廉吏門 四條

賊吏門 十三條

謀臣門 二十一條

直臣門 九條

功臣門 二十條

舊臣門 十二條

名臣之後門 六條

門地門 二條

士族門 五條

逆臣門 二十三條

權臣門 五十條

第十九卷

夷狄門 五十七條

蕃將門 三條

藩鎮門 三十二條

南侵門 十六條

講和門 十六條

背盟門 三條

貢獻門 三十二條

第二十卷

北伐門 四十條

受降門 四十五條

奉使門 三十二條

遣使門 三條

刺客門 十條

賢人門 四條

義士門 十四條

俠士門 三條

勇士門 三條

辯士門 八條

烈婦門 十一條

通鑑總類卷第一

治世門

漢高祖規摹弘遠

初高祖不修文學而性明達好謀能聽自監門戍卒見之如舊初順民心作三章之約天下既定命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定章程叔孫通制禮儀又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契金匱石室藏之宗廟雖日不暇給規摹弘遠矣

父老見漢世祖喜稱復見漢官威儀

更始元年冬十月更始將都洛陽以劉秀行司隸校尉使前整修宮府秀乃置僚屬作文移從事司察一如舊章時三輔吏士東迎更始見諸將過皆冠幘而服婦人衣莫不笑之及

見司隸僚屬皆歡喜不自勝。老吏或垂涕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由是識者皆屬心焉。

以柔道治天下

建武十七年冬十月甲申，帝幸章陵，修園廟，祠舊宅，觀田廬，置酒作樂賞賜。時宗室諸母因酣悅，相與語曰：文叔少時謹信，與人不欵曲，唯直柔耳。今乃能如此。帝聞之，大笑曰：吾治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

恢復前烈身致太平

帝每旦視朝，日仄乃罷。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寤。皇太子見帝勤勞不怠，承間諫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福，願願愛精神，優游自寧。帝曰：我自樂此，不爲疲也。雖以征伐濟大業，及天下既定，乃退功臣而進文吏，明慎政體，總攬權綱，量時度力，舉無過事，故能恢復前烈，身致太平。

宋文帝元嘉風俗爲江左之美

帝性仁厚恭儉，勤於爲政，守法而不峻，容物而不弛。百官皆久於其職，守宰以六朞爲斷，吏不苟免，民有所係。三十年間，四境之內晏安無事，戶口蕃息，出租供徃，止於歲賦。晨出暮歸，自事而已。閭閻之內，講誦相聞，士敦操尚，鄉耻輕薄。江左風俗於斯爲美，後之言政治者皆稱元嘉焉。

北魏高祖有太平之風

齊明帝建武二年秋八月，北魏高祖遊華林園，觀故景陽山。

治世門
黃門侍郎郭祚曰。山水者。仁智之所樂。宜復修之。帝曰。魏明帝以奢失之於前。朕豈可襲之於後乎。帝好讀書。手不釋卷。在輿。搃鞍。不忘講道。善屬文。多於馬上口占。既成。不更一字。自太和十年以後。詔策皆自爲之。好賢樂善。情如饑渴。所與遊接。常寄以布素之意。如李沖。李彪。高閭。王肅。郭祚。宋弁。劉芳。崔光。邢巒之徒。皆以文雅見親。貴顯用事。制禮作樂。鬱然可觀。有太平之風焉。

唐太宗過古帝王有五事

貞觀二十一年夏五月庚辰。上御翠微殿。問侍臣曰。自古帝王雖平定中夏。不能服戎狄。朕才不逮古人。而成功過之。自不論其故。諸公各帥意以實言之。羣臣皆稱陛下功德如天地。萬物不得而名言。上曰。不然。朕所以能及此者。止由五事耳。自古帝王多疾勝已者。朕見人之善。若已有之。人之行能。不能兼備。朕常棄其所短。取其所長。人主往往進賢。則欲寘諸懷。退不肖。則欲推諸壑。朕見賢者。則敬之。不肖者。則憐之。賢不肖各得其所。人主多惡正直。陰誅顯戮。無代無之。朕踐祚以來。正直之士。比肩於朝。未嘗黜責一人。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故其種落皆依朕如父母。此五者。朕所以成今日之功也。顧謂褚遂良曰。公嘗爲史官。如朕言得其實乎。對曰。陛下盛德不可勝載。獨以此五者自與。蓋謙謙之志耳。

高宗永徽之政

永徽元年春正月辛酉上召朝集使謂曰朕初卽位事有不
便於百姓者悉宜陳不盡者更封奏自是日引刺史十人入
閣問以百姓疾苦及其政治有洛陽人李弘泰誣告長孫無
忌謀反上立命斬之無忌與褚遂良同心輔政上亦尊禮二
人恭已以聽之故永徽之政百姓阜安有貞觀之風

代宗不尚翫奸軍士稱爲明主

大曆十四年五月丙戌詔曰澤州刺史李鷄上慶雲圖朕以
時和年豐爲嘉祥以進賢顯忠爲良瑞如慶雲靈芝珍禽奇
獸怪草異木何益於人布告天下自今有此無得上獻內莊
宅使上言諸州有官租萬四千餘斛上令分給所在充軍儲
先是諸國累獻馴象凡四十有二上曰象費豢養而違物性
將安用之命縱於荆山之陽及豹豸鬪雞獵犬之類悉縱之
又出宮女數百人於是中外皆悅淄青軍士至投兵相顧曰
明主出矣吾屬猶反乎

宣宗書貞觀政要於屏風

太中元年二月庚子以知制誥令狐綯爲翰林學士上嘗以
太宗所撰金鏡錄授綯使讀之至亂未嘗不任不肖至治未嘗
不任忠賢上止之曰凡求致太平當以此言爲首又書貞觀
政要於屏風每正色拱手而讀之上欲知百官名數令狐綯
曰六品已下官卑數多皆吏部注擬五品以上則政府制授
各有籍命曰具負上命宰相作具負御覽五卷上之常寘於
案上

後唐明宗願天早生聖人

長興四年十一月戊戌帝殂帝性不猜忌與物無競登極之年已踰六十每夕於宮中焚香祝天曰某胡人因亂為衆所推願天早生聖人為生民主在位年穀屢豐兵革罕用校於五代粗為小康

知人門

漢高祖知四人可用

十二年春二月上疾甚呂后問曰陛下百歲後蕭相國既死誰令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曰王陵可然少戇陳平可以助之陳平知有餘然難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為太尉呂后復問其次上曰此後亦非乃所知也

光武誤稱龐萌一可託

建武五年平敵將軍龐萌為人遜順帝信愛之常稱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者龐萌是也使與蓋延共擊董憲時詔書獨下延而不及萌萌以為延譖已自疑遂反襲延軍破之與董憲連和自號東平王屯桃鄉之北帝聞之大怒自

知人門
通鑑綱目卷一
五
將討萌。與諸將書曰。吾常以龐萌為社稷之臣。將軍得無笑其言乎。

劉備預知馬謖不可用

魏明帝太和二年。初。越雋太守馬謖才器過人。好論軍計。諸葛亮深加器異。漢昭烈臨終。謂亮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猶謂不然。以謖為參軍。每引見談論。自晝達夜。及出軍祁山。亮不用舊將。魏延、吳懿等為先鋒。而以謖督諸軍在前。與張郃戰于街亭。謖違亮節度。舉措煩擾。亮進無所據。還漢中。收謖下獄。殺之。亮自臨祭。為之流涕。撫其遺孤。恩若平生。蔣琬謂亮曰。昔禁之殺得臣。文公喜可知也。天下未定。而戮智計之士。豈不惜乎。亮流涕曰。孫武所以能制勝於天下者。用法明也。是以揚干亂法。魏絳戮其僕。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邪。

宋高祖誡太子

永初三年五月。帝疾甚。召太子誡之曰。檀道濟雖有幹略。而無遠志。非如兄。詔有難御之氣也。徐羨之、傅亮當無異圖。謝晦數從征伐。頗識機變。若有同異。必此人也。又為手詔曰。後世若有幼主。朝事一委宰相。母后不煩臨朝。司空徐羨之。中書令傅亮。領軍將軍謝晦。鎮北將軍檀道濟。同被顧命。

唐太宗以至誠治天下

貞觀二年五月。有上書請去佞臣者。上問佞臣為誰。對曰。臣居草澤。不能的知其人。願陛下與羣臣言。或陽怒以試之。彼

執理不屈者。直臣也。畏威順旨者。佞臣也。上曰。君源也。臣流也。濁其源而求其流之清。不可得矣。君自爲詐。何以責臣下之直乎。朕方以至誠治天下。見前世帝王好以權譎小數接其臣下者。常竊耻之。卿策雖善。朕不取也。

裴行儉有知人之鑒

永淳元年。行儉有知人之鑒。初爲吏部侍郎。前進士王勣。咸陽尉。藥城蘇味道。皆未知名。行儉一見。謂之曰。二君後當相次掌銓衡。僕有弱息。願以爲託。是時勣弟勃。與華陰楊炯。范陽盧照鄰。義烏駱賓王。皆以文章有盛名。司列少常伯李敬玄。尤重之。以爲必顯達。行儉曰。士之致遠者。當先器識。而後才藝。勃等雖有文華。而浮躁淺露。豈享爵祿之器邪。楊子稍沈靜。應至今長。餘得令終幸矣。旣而勃度海墮水。炯終於盈川。令照鄰惡疾不愈。赴水死。賓王反誅。勣味道皆典選。如行儉言。行儉爲將帥。所引偏裨。如程務挺。張虔勗。王方翼。劉敬同。李多祚。黑齒常之。後多爲名將。

張九齡言安祿山必反

開元二十四年。張守珪使平盧討擊使。左驍衛將軍安祿山。討奚契丹叛者。祿山恃勇輕進。爲虜所敗。守珪奏請斬之。祿山臨刑呼曰。大夫不欲滅奚契丹邪。奈何殺祿山。守珪亦惜其驍勇。欲活之。乃更執送京師。張九齡批曰。昔穰苴誅莊賈。孫武斬宮嬪。守珪軍令若行。祿山不宜免死。明皇惜其才。敕令免官。以白衣將領。九齡固爭曰。祿山失律喪師。於法不可

不誅。且臣觀其貌有反相。不殺必爲後患。明皇曰。卿勿以王夷甫識石勒。枉害忠良。竟赦之。

用人門

聖人官人猶匠之用木

周安王二十五年。子思言苟變於衛侯。曰。其材可將五百乘。公曰。吾知其可將。然變也。嘗爲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雞子。故弗用也。子思曰。夫聖人之官人。猶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今君處戰國之世。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卵棄干城之將。此不可使聞於鄰國也。公再拜曰。謹受教矣。

漢高祖用陳平

二年三月。陳平歸漢王於修武。因魏無知求見漢王。漢王召入。賜食。遣罷就舍。平曰。臣爲事來。所言不可以過今日。於是

漢王與語而說之。問曰：子之居楚何官？曰：爲都尉。是日卽拜平爲都尉，使爲參乘，典護軍。諸將盡懼曰：大王一日得楚之亡卒，未知其高下，而卽與同載，反使監護長者，漢王聞之，愈益幸平。

陳平受金

五月，周勃灌嬰等言於漢王曰：陳平雖美如冠玉，其中未必有也。臣聞平居家時盜其嫂，事魏不容，亡歸楚，不中。又亡歸漢，今日大王尊官之，令護軍。臣聞平受諸將金，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平反覆亂臣也。願王察之。漢王疑之，召讓魏無知，無知曰：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已之行，而無益勝負之數，陛下何暇用之乎？楚漢相距，臣進奇謀之士，顧其計誠足以利國家不耳。盜嫂受金，又何足疑乎？漢王召讓平曰：先生事魏不中，事楚而去，今又從吾游，信者故多心乎？平曰：臣事魏王，魏王不能用臣說，故去事項王。項王不能信人，其所任愛，非諸項卽妻之昆弟，雖有奇士不能用。聞漢王能用人，故歸大王。臣裸身來，不受金，無以爲資。誠臣計畫有可采者，願大王用之，使無可用者，金具在。請封輸官，得請骸骨。漢王乃謝厚賜，拜爲護軍中尉，盡護諸將。諸將乃不敢復言。

高祖能用三傑

五年夏五月，帝置酒洛陽南宮。上曰：徹侯諸將，毋敢隱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

王陵對曰。陛下使人攻城略地。因以與之。與天下同其利。項羽不然。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此其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餉餽。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爲我禽也。羣臣說服。

文帝以毀譽召罷季布

前三年春正月。上召河東守季布。欲以爲御史大夫。有言其勇。使酒難近者。至留邸一月。見罷。季布因進曰。臣無功竊寵。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毀臣者。夫陛下以一人之譽而召臣。以一人之毀而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聞之。有以闕陛下之淺深也。上默然慙。良久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

汲黯諫武帝好誅賢才

元符二年秋。上招延士大夫。常如不足。然性嚴峻。羣臣雖素所愛信者。或小有犯法。或欺罔。輒按誅之。無所寬假。汲黯諫曰。陛下求賢甚勞。未盡其用。輒已殺之。以有限之士。恣無已之誅。臣恐天下賢才將盡。陛下誰與共爲治乎。黯言之甚怒。上笑而諭之曰。何世無才。患人不能識之耳。苟能識之。何患無人。夫所謂才者。猶有用之器也。有才而不肯盡用。與無才同。不殺何施。黯曰。臣雖不能以言屈陛下。而心猶以爲非。願

陛下自今改之。無以臣爲愚而不知理也。上顧羣臣曰。黷自言爲便辟則不可。自言爲愚。豈不信然乎。

武帝下詔求茂材異等

元封五年冬。上以名臣文武微盡。乃下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跡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爲將相及使絕國者。

張敞材輕非師傅之器

元帝初元二年夏四月丁巳。得詔鄭朋薦太原太守張敞。先帝名臣。宜傳輔皇太子。上以問蕭望之。望之以爲敞能吏。任治煩亂。材輕非師傅之器。天子使使者徵敞。欲以爲左馮翊。

會病卒

王嘉諫哀帝謂聖王之功在得人

建平三年夏四月丁酉。王嘉爲丞相。嘉以時政苛急。郡國守相。數有變動。乃上疏曰。臣聞聖王之功在於得人。孔子曰。材難。不其然與。故繼世立諸侯。象賢也。雖不能盡賢。天子爲擇臣。立命卿以輔之。居是國也。累世尊重。然後士民之衆附焉。是以教化行而治功立。今之郡守。重於古諸侯。往者致選賢材。賢材難得。拔擢可用者。或起於囚徒。昔魏尚坐事繫。文帝感馮唐之言。遣使持節赦其罪。拜爲雲中太守。匈奴忌之。武帝擢韓安國於徒中。拜爲梁內史。骨肉以安。張敞爲京兆尹。有罪當免。黠吏知而犯敞。敞收殺之。其家自冤。使者覆獄。劾

敞賊殺人。上逮捕。不下。會免。亡命。十數日。宣帝徵敞。拜爲冀州刺史。卒獲其用。前世非私此三人。貪其材器。有益於公家也。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爲氏。倉氏。庫氏。則倉庫吏之後也。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傳相促急。又數改更政事。司隸部刺史。舉劾苛細。發揚陰私。吏或居官數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道路。中材苟容求全。下材懷危內顧。壹切營私者多。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或持其微過。增加成臯。言於刺史司隸。或上書告之。衆庶知其易危。小失意。則有離畔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等。縱橫。吏士臨難。莫肯伏節。死義。以守相威權素奪也。孝成皇帝悔之。下詔書。二千石不爲故縱。

遣使者賜金慰厚。其意誠以爲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孝宣皇帝愛其善治民之吏。有章劾事留中。會赦。壹解。故事。尚書希下章。爲煩擾百姓。證驗繫治。或死獄中。章文必有敢告之字。乃下。唯陛下留神於擇賢。記善忘過。容忍臣子。勿責以備。二千石部刺史。三輔縣令。有材任職者。人情不能不有過差。宜可闊略。令盡力者有所勸。此方今急務。國家之利也。前蘇令發。欲遣大夫使逐問狀。時見大夫無可使者。召蓋屋令尹逢。拜爲諫大夫。遣之。今諸大夫有材能者甚少。宜豫畜養。可成就者。則士赴難不愛其死。臨事倉卒。乃求。非所以明朝廷也。嘉因薦儒者。公孫光。滿昌。及能吏。蕭咸。薛修等。皆故二千石。有名稱者。天子納而用之。

郭伋諫光武不宜專用南陽人

建武十一年十二月。郭伋爲并州牧。過京師。帝問以得失。伋曰。選補衆職。當簡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是時在位多鄉曲故舊。故伋言及之。

曹操釋憾用陳琳

獻帝建安十年春正月。官渡之戰。袁紹使陳琳爲檄書數操罪惡。連及家世。極其醜詆。及袁氏敗。琳歸操。操曰。卿昔爲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身。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謝罪。操釋之。使與陳留阮瑀俱管記室。

琰玠選舉清正之士

十三年夏六月。曹操以崔琰毛玠僉典選舉。其所舉用皆清正之士。雖於時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進。拔敦實。斥華僞。進冲遜。抑阿黨。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勵。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至乃長吏還者。垢面羸衣。獨乘柴車。軍吏入府。朝服徒行。吏潔於上。俗移於下。操聞之。歎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復何爲哉。

和洽獻言於曹操戒激詭之行

十四年十二月。丞相掾和洽言於曹操曰。天下之人材德各殊。不可以一節取也。儉素過中。自以處身則可。以此格物。所失或多。今朝廷之議。吏有著新衣。乘好車者。謂之不清。形容不飾。衣裘敝壞者。謂之廉潔。至今士大夫。故汙辱其衣。藏其輿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壺餐以入官寺。夫立教觀俗。貴處中。

庸爲可繼也。今崇一概難堪之行。以檢殊塗。勉而爲之。必有疲瘁。古之大教務。在通人情而已。凡激詭之行。則容隱僞矣。操善之。十五年春。下令曰。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後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世。二三子其佐我明揚仄陋。唯才是舉。吾得而用之。

龐統非百里才

十五年十二月。劉備以從事龐統守耒陽令。在縣不治。免官。魯肅遺備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諸葛亮亦言之。備見統與善譚。大器之。遂用統爲治中。親待亞於諸葛亮。與亮並爲軍師中郎將。

劉備用劉巴等

十九年五月。備之自新野犇江南也。荆楚羣士從之如雲。而劉巴獨北詣魏公操。操辟爲掾。遣招納長沙零陵桂陽會備。略有三郡。巴事不成。欲由交州道還京師。時諸葛亮在臨蒸。以書招之。巴不從。備深以爲恨。巴遂自交趾入蜀。依劉璋。及璋迎備。巴諫曰。備。雄人也。入必爲害。既入。巴復諫曰。若使備討張魯。是放虎於山林也。璋不聽。巴閉門稱疾。備攻成都。令軍中曰。有害巴者。誅及三族。及得巴。甚喜。是時益州郡縣皆望風景附。獨黃權閉城堅守。須璋稽服乃降。於是董和黃權李嚴等。本璋之所授用也。吳懿費觀等。璋之婚親也。彭萊璋之所擯弃也。劉巴。宿昔之所忌恨也。備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益州之民。是以大和。

漢正勸劉備用許靖

初劉璋以許靖爲蜀郡太守。成都將潰。靖謀踰城降備。備以此薄靖不用也。漢正曰。天下有獲虛譽而無其實者。許靖是也。然今主公始創大業。天下之人不可戶說。宜加敬重。以慰遠近之望。備乃禮而用之。

蔣琬社稷之器

劉備以零陵蔣琬爲廣都長。備嘗因游觀。奄至廣都。見琬衆事不治。時又沈醉。備大怒。將加罪戮。諸葛亮請曰。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爲政以安民爲本。不以修飾爲先。願主公重加察之。備雅敬亮。乃不加罪。倉卒但免官而已。

杜恕諫魏明帝盡羣臣智力

太和六年十二月。杜恕上疏曰。古之帝王。所以能輔世長民者。莫不遠得百姓之懽心。近盡羣臣之智力。今陛下憂勞萬機。或親燈火而庶事不康。刑禁日弛。原其所由。非獨臣不盡忠。亦主不能使也。百里奚愚於虞而智於秦。豫讓苟容中行而著節。智伯斯則古人之明驗矣。若陛下以爲今世無良才。朝廷乏賢佐。豈可追望稷契之遐蹤。坐待來世之雋乂乎。今之所謂賢者。盡有大官而享厚祿矣。然而奉上之節未立。向公之心不一者。委任之責不專。而俗多忌諱故也。

晉桓温有英雄之才

建元元年二月。庾翼爲人慷慨。喜功名。不尚浮華。琅邪內使桓温。彝之子也。尚南康公主。豪爽有風槩。翼與之友善。相期

以寧濟海內。翼嘗薦溫於成帝曰。桓溫有英雄之才。願陛下勿以常人遇之。常壻畜之。宜委以方邵之任。必有弘濟艱難之勲。時杜乂殷浩。並才名冠世。翼獨弗之重也。曰。此輩宜束之高閣。俟天下太平。然後徐議其任耳。

司馬溫公論王猛欲殺慕容垂父子非仁

昔周得微子而革商命。秦得由余而霸西戎。吳得伍員而克彊楚。漢得陳平而誅項籍。魏得許攸而破袁紹。彼敵國之材。臣來為已用。進取之良資也。王猛知慕容垂之心。久而難信。獨不念燕尚未滅。垂以材高功盛。無罪見疑。窮困歸秦。未有異心。遽以猜忌殺之。是助燕為無道。而塞來者之門也。如何其可哉。故秦王堅禮之以收燕望。親之以盡燕情。寵之以傾燕衆。信之以結燕心。未為過矣。猛何汲汲於殺垂。至乃為市井鬻賣之行。有如嫉其寵而讒之者。豈雅德君子所安為哉。

烈武欲用王恭殷仲堪

太元十五年正月。琅邪王道子恃寵驕恣。侍宴酣醉。或虧禮敬。帝浸不能平。欲選時望為藩鎮。以潛制道子。問於太子左衛率王雅曰。吾欲用王恭殷仲堪。何如。雅曰。王恭風神簡貴。志氣方嚴。仲堪謹於細行。以文義著稱。然皆峻狹自是。且幹略不長。若委以方面。天下無事。足以守職。若其有事。必為亂階矣。帝不從。

秦王興謂隨時任才皆能致治

安帝義熙七年正月。秦王興命羣臣搜舉賢才。右僕射梁喜

通鑑綱目卷一
日。臣累受詔而未得其人。可謂世之乏才。興曰。自古帝王之興。未嘗取相於昔人。待將於將來。隨時任才。皆能致治。卿自識拔不明。豈得遠誣四海乎。羣臣咸悅。

宋杜坦勸文帝不當以南北限人才

元嘉二十三年。秋七月辛未。以散騎常侍杜坦為青州刺史。坦。驥之兄也。初杜預之子耽避晉亂居河西。仕張氏。前秦克涼州。子孫始還關中。高祖滅後秦。坦兄弟從高祖過江。時江東王謝諸族方盛。北人晚渡者。朝廷悉以儉荒遇之。雖復人才可施。皆不得踐清塗。上嘗與坦論。金日磾曰。恨今無復先輩人。坦曰。日磾假生今世。養馬不暇。豈辨見知。上變色曰。卿何量朝廷之薄也。坦曰。請以臣言之。臣本中華高族。晉氏喪亂。播遷涼土。世業相承。不殞其舊。直以南度不早。便以荒儉賜隔。日磾胡人。身為牧圉。乃超登內侍。齒列名賢。聖朝雖復拔才。臣恐未必能也。上嘿然。

唐太宗棄怨用才

武德九年。六月戊辰。初洗馬魏徵。常勸太子建成早除秦王。及建成敗。世民召徵謂曰。汝何為離間我兄弟。衆為之危懼。徵舉止自若。對曰。先太子早從徵言。必無今日之禍。世民素重其才。改容禮之。引為詹事主簿。亦召王珪韋挺於雋州。皆以為諫議大夫。

張玄素諫太宗謹擇羣臣分任以事

十二月。上聞景州錄事參軍張玄素名。召見。問以政道。對曰。

隋主好自專庶務。不任羣臣。羣臣恐懼。唯知稟受奉行而已。莫之敢違。以一人之智。決天下之務。借使得失相半。乖謬已多。下諛上蔽。不亡何待。陛下誠能謹擇羣臣而分以事。高拱穆清。而考其成敗。以施刑賞。何憂不治。上善其言。擢爲侍御史。

李緯爲戶部尚書

貞觀二十七年六月癸未。以司農卿李緯爲戶部尚書。時房玄齡留守京師。有自京師來者。上問玄齡何言。對曰。玄齡聞李緯拜尚書。但云李緯美髭鬚。帝遽改除緯洛州刺史。

太宗黜李勣令太子用之

二十三年夏四月乙亥。上謂太子曰。李世勣才智有餘。然汝與之無恩。恐不能懷服。我今黜之。若其卽行。俟我死。汝於後用爲僕射。親任之。若徘徊顧望。當殺之耳。五月戊午。以同中書門下三品李世勣爲疊州都督。世勣受詔。不至家而去。

狄仁傑薦張柬之等

久視元年秋閏月。太后嘗問仁傑。朕欲得一佳士用之。誰可者。仁傑曰。未審陛下欲何所用之。太后曰。欲用爲將相。仁傑對曰。文學縕藉。則蘇味道。李嶠固其選矣。必欲取卓犖奇才。則有荊州長史張柬之。其人雖老。宰相才也。太后擢柬之爲洛州司馬。數日。又問仁傑對曰。前薦柬之。尚未用也。太后曰。已遷矣。對曰。臣所薦者。可爲宰相。非司馬也。乃遷秋官侍郎。久之。卒用爲相。仁傑又嘗薦夏官侍郎姚元崇。監察御史曲

阿桓彥範。太州刺史敬暉等數十人。率爲名臣。或謂仁傑曰。天下桃李。悉在公門矣。仁傑曰。薦賢爲國。非爲私也。

不以伯父累其才

四年冬十月。太后命宰相各舉堪爲員外郎者。韋嗣立薦廣武令岑義白。但恨其伯父長倩爲累。太后曰。苟或有才。此何所累。遂拜天官員外郎。由是諸緣坐者始得進用。

宋璟奏用李邕等

開元六年冬十一月。宋璟奏括州員外司馬李邕。儀州司馬鄭勉。並有才略文詞。但性多異端。好是非改變。若全引進。則咎悔必至。若長弃捐。則才用可惜。請除渝。破二州刺史。又奏大理卿元行沖。素稱才行。初用之時。實允僉議。當事之後。頗非稱職。請復以爲左散騎常侍。以李朝隱代之。陸象先閑於政體。寬不容非。請以爲河南尹。從之。

明皇思張九齡風度

二十八年二月。荊州長史張九齡卒。上雖以九齡忤旨逐之。然終愛重其人。每宰相薦士。輒問曰。風度得如九齡不。

崔祐甫除官八百人

大曆十四年五月。代宗居諒陰。庶政皆委於祐甫。所言無不允。初至德以後。天下用兵。諸將競論功賞。故官爵不能無濫。及永泰以來。天下稍平。而元載。王縉。秉政。四方以賄求官者。相屬於門。大者出於載。縉。小者出於卓英。倩等。皆如所欲而去。及常袞爲相。思革其弊。杜絕僥幸。四方奏請。一切不與。而

無所甄別。賢愚同滯。崔祐甫代之。欲收時望。推薦引拔。常無虛日。作相未二百日。除官八百人。前後相矯。終不得其適。上嘗謂祐甫曰。人或謗卿所用多涉親故。何也。對曰。臣為陛下選擇百官。不敢不詳慎。苟平生未之識。何以諳其才行而用之。上以為然。

韓滉善用僚佐

貞元三年。滉久在二浙。所辟僚佐。各隨其長。無不得人。嘗有故人子謁之。考其能。一無所長。滉與之宴。竟席未嘗左右視。及與並坐交言。後數日。署為隨軍使。監庫門。其人終日危坐。吏卒無敢妄出入者。

德宗用裴延齡為度支

八年。秋七月甲寅。陸贄請以前湖南觀察使李巽權判度支。上許之。既而復欲用司農少卿裴延齡。贄上言。以為今之度支。準平萬貨。刻吝則生患。寬假則容姦。延齡誕妄小人。用之交駭物聽。尸祿之責。固宜及於微臣。知人之明。亦恐傷於聖鑒。上不從。已未。以延齡判度支事。

陸贄諫德宗委任臣下

十年。夏四月。上性猜忌。不委任臣下。官無大小。必自選而用之。宰相進擬。少所稱可。及羣臣一有譴責。往往終身不復收用。好以辯給取人。不得敦實之士。艱於進用。羣材滯淹。贄上奏諫。其略曰。夫登進以懋庸。黜退以懲過。二者迭用。理如循環。進而有過。則示懲。懲而改修。則復進。既不廢法。亦無棄人。

雖纖芥必懲。而用才不匱。故能使黜退者。克勵以求復。登進者。警飭以恪居。上無滯疑。下無蓄怨。又曰。明王不以辭盡人。不以意選士。如或好善而不擇所用。悅言而不驗所行。進退隨愛憎之情。離合繫異同之趣。是由捨繩墨而意裁曲直。棄權衡而手揣重輕。雖其精微。不能無謬。又曰。中人以上。迭有所長。苟區別得宜。付授當器。各適其性。各宣其能。及乎合以成功。亦與全才無異。但在明鑒大度。御之有道而已。又曰。以一言稱愜為能。而不核虛實。以一事違忤為咎。而不考忠邪。其稱愜。則付任逾涯。不思其所不及。其違忤。則罪責過當。不恕其所不能。是以職司之內。無成功。君臣之際。無定分。上不聽

杜黃裳諫憲宗委任賢才

元和元年。二月戊午。上與宰相論自古帝王。或勤勞庶政。或端拱無為。互有得失。何為而可。杜黃裳對曰。王者上承天地。宗廟。下撫百姓。四夷夙夜憂勤。固不可自暇自逸。然上下有分。紀綱有叙。苟慎選天下賢才。而委任之。有功則賞。有罪則刑。選用以公。賞刑以信。則誰不盡力。何求不獲哉。明主勞於求人。而逸於任人。此虞舜所以能無為而治者也。至於簿書獄市。煩細之事。各有司存。非人主所宜親也。昔秦始皇以衡石程書。魏明帝自按行尚書事。隋文帝衛士傳殮。皆無補於當時。取譏於後來。其耳目形神。非不勤且勞也。所務非其道也。夫人主患不推誠。人臣患不竭忠。苟上疑其下。下欺其上。將以求理。不亦難乎。上深然其言。

李巽奏用程异

四年閏月初王叔文之黨既貶有詔雖遇赦無得量移吏部尚書鹽鐵轉運使李巽奏郴州司馬程异吏才明辨請以為楊子留後上許之巽精於督察吏人居千里之外戰栗如在巽前异句檢簿籍又精於巽卒獲其用

李絳謂用人不避親故之嫌

七年十月上嘗於延英謂宰相曰卿輩當為朕惜官勿用之私親故李吉甫權德輿皆謝不敢李絳曰崔祐甫有言非親非故不諳其才諳者尚不與官不諳者何敢復與但問其才器與官相稱否耳若避親故之嫌使聖朝虧多士之美此乃偷安之臣非至公之道也苟所用非其人則朝廷自有典刑誰敢逃之上曰誠如卿言

李愬用丁士良

十二年二月李愬謀襲蔡州表請益兵詔以昭義河中鄜坊步騎二千給之丁酉愬遣十將馬少良將十餘騎巡邏遇吳元濟捉生虞侯丁士良與戰擒之士良元濟驍將常為東邊患衆請剗其心愬許之既而召詰之士良無懼色愬曰真丈夫也命釋其縛士良乃自言本非淮西士貞元中隸安州與吳氏戰為其所擒自分死矣吳氏釋我而用之我因吳氏而再生故為吳氏父子竭力昨日力屈復為公所擒亦分死矣今公又生之請盡死以報德愬乃給其衣服器械署為捉生將丁士良言於李愬曰吳秀琳擁三千之衆據文城柵為賊

左臂。官軍不敢近者。有陳光洽爲之謀主也。光洽勇而輕。好自出戰。請爲公先擒光洽。則秀琳自降矣。戊申。士良擒光洽以歸。

李愬不以嫌疑用李祐

五月。愬厚待吳秀琳。與之謀取蔡。秀琳曰。公欲取蔡。非得李祐不可。如秀琳無能爲也。祐者。淮西騎將。有勇略。守興橋柵。常陵暴官軍。庚辰。祐帥士卒刈麥於張柴村。愬召廂虞候史用誠。戒之曰。爾以三百騎伏彼林中。又使人搖幟於前。若將焚其麥積者。祐素易官軍。必輕騎來逐之。爾乃發騎掩之。必擒之。用誠如言而往。生擒祐以歸。將士以祐擯日多殺官軍。爭請殺之。愬不許。釋縛。待以客禮。時愬欲襲蔡而更密其謀。獨召祐及李忠義。屏人語。或至夜分。它人莫得預聞。諸將恐祐爲變。多諫愬。愬待祐益厚。士卒亦不悅。諸軍日有謀。稱祐爲賊內應。且言得賊謀者。具言其事。愬恐謗先達於上。已不及救。乃持祐泣曰。豈天不欲平此賊邪。何吾二人相知之深而不能勝衆口也。因謂衆曰。諸君旣以祐爲疑。請令歸死於天子。乃械祐送京師。先密表其狀。且曰。若殺祐則無以成功。詔釋之以還愬。愬見之喜。執其手曰。爾之得全。社稷之靈也。乃署散兵馬使。令佩刀巡警。出入帳中。或與之同宿密語。不寐達曙。有竊聽於帳外者。但聞祐感泣聲。時唐隨牙隊三千人。號六院兵馬。皆山南東道之精銳也。愬又以祐爲六院兵馬使。舊軍令。舍賊謀者屠其家。愬除其令。使厚待之。謀反。以

情告愬。愬益知賊中虛實。

文宗美李石用人不掩其惡

開成元年九月。李石用金部員外郎韓益判度支。按益坐贓三千餘緡。繫獄。石曰。臣始以益頗曉錢穀。故用之。不知其貪。乃如是。上曰。宰相但知人則用。有過則懲。如此則人易得。卿所用人不掩其惡。可謂至公。從前宰相用人好曲救其過。不欲人彈劾。此大病也。冬十月丁巳。貶益梧州司戶。

宰相薦人勿問親疎

二年二月己未。上謂宰相薦人勿問親疎。朕聞竇易直爲相。未嘗用親故。若親故果才。避嫌而棄之。是亦不爲至公也。

後晉桑維翰一制指揮節度十五人

開運元年六月。或謂齊王曰。陛下欲禦北狄安天下。非桑維翰不可。丙午復置樞密院。以維翰爲中書令兼樞密使。事無大小悉以委之。數月之間。朝廷差治。八月辛丑朔。以河東節度使劉知遠爲北面行營都統。順國節度使杜威爲都招討使。督十三節度以備契丹。桑維翰兩秉朝政。出楊光遠景延廣於外。至是一制指揮節度使十五人無敢違者。時人服其膽略。朔方節度使馮暉。上章自陳未老可用。而制書見遺。維翰詔禁直學士使爲荅。詔曰。非制書忽忘。實以朔方重地。非卿無以彈壓。比欲移卿內地。受代亦須奇才。暉得詔甚喜。時軍國多事。百司及使者咨請輻輳。維翰隨事裁決。初若不經思慮。人疑其疎略。退而熟議之。亦終不能易也。然爲相頗任

愛憎一飯之恩。睚眦之怨。必報。人亦以是少之。

招賢門

燕昭王卑身厚幣以招賢

周赧王三年。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為昭王。昭王於破燕之後。卽位。弔死問孤。與百姓同甘苦。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然誠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耻。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郭隗曰。古之人君。有以千金使涓人求千里馬者。馬已死。買其骨五百金而返。君大怒。涓人曰。死馬且買之。況生者乎。馬今至矣。不期年。千里之馬至者三。今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况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於是士爭趨燕。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昭王以樂

毅為亞卿。任以國政。

齊竟陵王延才儁之士

永明二年。以竟陵王子良為護軍將軍兼司徒。領兵置佐鎮西州。子良少有清尚。傾意賓客。才儁之士皆遊集其門。開西邸。多聚古人器服以充之。記室參軍范雲。蕭琛。樂安任昉。注曹參軍王融。衛軍東閣祭酒蕭衍。鎮西功曹謝朓。步兵校尉沈約。揚州秀才陸倕。竝以文學。尤見親待。號曰八友。法曹參軍柳惔。太學博士王僧孺。南徐州秀才濟陽江革。尚書殿中郎范縝。會稽孔休源亦預焉。

旌表門

漢明帝賜郭賀以三公之服

永平三年。車駕從皇太后幸章陵。荊州刺史郭賀。官有殊政。明帝賜以三公之服。黼黻冕旒。勅行部去檐帷。使百姓見其容服。以章有德。

美門帝親率賢以三公之親

修德門

魏吳起稱在德不在險

周安王十五年。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商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皆敵國也。武侯曰。善。蜀漢譙周諫後主出遊。

魏邵陵厲公正始七年。漢主數出遊觀。增廣聲樂。譙周上疏諫曰。昔王莽之敗。豪傑竝起。以爭神器。才智之士思望所歸。

未必以其執之廣陋。惟其德之薄厚也。世祖初入河北。馮異等勸之曰。當行人所不能為者。遂務理冤獄。崇節儉。於是鄧禹自南陽追之。吳漢寇恂素未之識。舉兵助之。其餘望風慕德。邳彤耿純劉植之徒。至于輿病齎棺。襁負而至。不可勝數。故能以弱為彊。而成帝業。及在洛陽。嘗欲小出。鈺期進諫。卽時還車。及潁川盜起。寇恂請世祖身往臨賊。聞言卽行。故非急務。欲小出不敢。至於急務。欲自安不為。帝者之欲善也如此。今四時之祀。或有不臨。而池苑之觀。或有仍出。臣之愚滯。私不自安。願省減樂官。後宮凡所增造。但奉修先帝所施。下為子孫節儉之教。漢主不聽。

劉滋諫燕王

宋文帝元嘉十一年。燕王不遣太子質魏。散騎常侍劉滋諫曰。昔劉禪有重山之險。孫皓有長江之阻。皆為晉擒。何則。彊弱之勢異也。今吾弱於吳。蜀而魏彊於晉。不從其欲。將有危亡之禍。願亟遣太子。而修政事。撫百姓。收離散。賑饑窮。勸農桑。省賦役。社稷猶庶幾可保。燕王怒。殺之。

韻之變異也。今音律亦失。健而聽之。皆不似其大。昔晉書曰。昔際軒。亦重山之創。終。翻。亦。身。武。文。出。昔。為。晉。書。所。限。蓋。一。夫。文。亦。示。最。一。一。五。三。不。數。大。元。變。變。辨。世。皆。入。修。德。門。

帝學門

唐太宗觀隋煬帝集

貞觀二年。上謂侍臣曰。朕觀隋煬帝集。文辭與博。亦知是堯舜而非桀紂。然行事何其反也。魏徵對曰。人君雖聖哲。猶當虛己以受人。故智者獻其謀。勇者竭其力。煬帝恃其俊才。驕矜自用。故口誦堯舜之言。而身為桀紂之行。曾不自知。以至覆亡也。上曰。前事不遠。吾屬之師也。

鄧世隆請集太宗文章

十二年。著作佐郎鄧世隆表請集上文章。上曰。朕之辭令。有益於民者。史皆書之。足為不朽。若其無益。集之何用。梁武帝父子。陳後主。隋煬帝。皆有文集行於世。何救於亡。為人主患

無德政。文章何爲。遂不許。

明皇選儒學侍讀

開元三年。上謂宰相曰。朕每讀書有所疑滯。無從質問。可選儒學之士。日使入內侍讀。盧懷慎薦太常卿馬懷素。遂以懷素爲左散騎常侍。使與右散騎常侍褚無量。更日侍讀。每至閣門。令乘肩輿以進。或在別館道遠。聽於宮中乘馬。親迎送之。待以師傅之禮。以無量羸老。特爲之造腰輿。在內殿。令內侍昇之。

文宗與宰相論詩工拙

開成元年。上與宰相從容論詩之工拙。鄭覃曰。詩之工者。無若二百篇。皆國人作之。以刺美時政。王者采之以觀風俗。耳。不聞王者爲詩也。後代辭人之詩。華而不實。無補於事。陳後主臨煬帝。皆工於詩。不免亡國。陛下何取焉。覃篤於經術。上甚重之。

後唐明宗戒秦王從榮作詩

長興三年。秦王從榮喜爲詩。聚浮華之士。高輦等於幕府。與相唱和。頗自矜伐。每置酒。輒令僚屬賦詩。有不如意者。面毀裂。抵棄。從榮入謁。帝語之曰。吾雖不知書。然喜聞儒生講經義。聞益人智思。吾見莊宗好爲詩。將家子。文非素習。徒取人竊笑。汝勿效也。

勤政門

北齊肅宗勤勵而時人譏其傷細

陳天嘉元年。齊肅宗。敕王晞。與尚書陽休之。鴻臚卿崔劼等
 三人。每日職務罷。竝入東廊。共舉錄歷代禮樂職官。及田市
 徵稅。或不便於時。而相承施用。或自古為利。而於今廢墜。或
 道德高雋。久在沈淪。或巧言眩俗。妖邪害政者。悉令詳思。以
 漸條奏。朝晡給御食。畢。景聽還。肅宗識度沈敏。少居臺閣。明
 習吏事。卽位。尤自勤勵。大革顯祖之弊。時人服其明。而譏其
 細。嘗問舍人裴澤。在外議論得失。澤率爾對曰。陛下聰明至
 公。自可遠侔古昔。而有識之士。咸言傷細。帝王之度。頗為未
 弘。肅宗笑曰。誠如卿言。朕初臨萬機。慮不周悉。故致爾耳。此

事安可久行。恐後又嫌疎漏。

隋柳彧諫文帝親決

陳至德元年。隋侍御史柳彧見上勤於聽受。百僚奏請多有煩碎。上疏諫曰。臣聞自古聖帝莫過唐虞。不為叢脞。是謂欽明。舜任五臣。堯咨四岳。垂拱無為。天下以治。所謂勞於求賢。逸於任使。比見陛下留心治道。無憚疲勞。亦由群官懼罪。不能自決。取判天旨。聞奏過多。乃至營造細小之事。出給輕微之物。一日之內。酬荅百司。至乃日旰忘食。夜分未寢。動以文薄。憂勞聖躬。伏願察臣至言。少減煩務。若經國大事。非臣下裁斷者。伏願詳決。自餘細務。責成所司。則聖體盡無疆之壽。陛下蒙覆育之賜。文帝覽而嘉之。因曰。柳彧直士。國之寶也。

文帝臨朝日昃不倦

四年。隋主每日臨朝。日昃不倦。楊尚希諫曰。周文王以憂勤損壽。武王以安樂延年。願陛下舉大綱。責成宰輔。繁碎之務。非人主所宜親也。文帝善之而不能從。

唐太宗厲精求治

武德九年。太宗謂裴寂曰。比多上書言事者。朕皆粘之屋壁。得出入省覽。每思治道。或深夜方寢。公輩亦當恪勤職業。副朕此意。太宗厲精求治。數引魏徵入卧内。訪以得失。徵知無不言。太宗皆欣然嘉納。

杜黃裳論帝王勞逸之殊

元和元年。憲宗與宰相論自古帝王。或勤勞庶政。或端拱無

爲。互有得失。何爲而可。杜黃裳對曰。王者上承天地宗廟。下撫百姓四夷。夙夜憂勤。固不可自暇自逸。然上下有分。紀綱有叙。苟慎選天下賢才而委任之。有功則賞。有罪則刑。選用以公。賞刑以信。則誰不盡力。何求不獲哉。明主勞於求人而逸於任人。此虞舜所以能無爲而治者也。至於簿書獄市。煩細之事。各有司存。非人主所宜親也。昔秦始皇以衡石程書。魏明帝自按行尚書事。隋文帝衛士傳餐。皆無補於當時。取譏於後來。其耳目形神非不勤且勞也。所務非其道也。夫人主患不推誠。人臣患不竭忠。苟上疑其下。下欺其上。將以求理。不亦難乎。憲宗深然其言。

憲宗不以汗衣倦政

七年。憲宗嘗與宰相論治道於延英殿。日旰暑甚。汗透御服。宰相恐上體倦。求退。憲宗留之曰。朕入禁中。所與處者。獨官人宦官耳。故樂與卿等且共談爲理之要。殊不知倦也。

吳越王寐不安枕

後梁貞明五年。吳越王鏐。自少在軍中。夜未嘗寐。倦極。則就圓木小枕。或枕大鈴。寐熟。輒欹而寤。名曰警枕。置粉盤于卧內。有所記。則書盤中。此老不倦。或寢方酣。外有白事者。令侍女振紙。卽寤。時彈銅丸于樓牆之外。以警直更者。嘗微行。夜叩北城門。吏不肯啟。關曰。雖大王來。亦不可啟。乃自佗門入。

親政門

周高祖始親朝政

陳太建四年。周帝始親覽朝政。頗事威刑。雖骨肉無所寬惜。齊公憲雖遷冢宰。實奪之權。又謂憲侍讀裴文舉曰。昔魏末不綱。太祖輔政。及周室受命。晉公復執大權。積習生常。愚者謂法應如是。豈有年三十天子。而可為人所制乎。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一人謂天子耳。卿雖陪侍齊公。不得遽同為臣。欲死於所事。宜輔以正道。勸以義方。輯睦我君臣。協和我兄弟。勿令自致嫌疑。文舉咸以白憲。憲指心撫几曰。吾之夙心。公寧不知。但當盡忠竭節耳。知復何言。衛公直性浮詭。貪狠意望大冢宰。既不得。殊怏怏。更請為大司馬。欲據兵權。帝

揣知其意曰汝兄弟長幼有序豈可返居下列由是用為大司徒

齊公憲觀影察字實奪之辭又謂憲於蕭素文舉曰昔朕大刺太數四辛風帝欲朕覽時類取事風厭操骨肉無所實計

周高師故縣師

君道門

唐太宗論人主一心

貞觀十七年上曰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衆或以勇力或以辯口或以諂諛或以姦詐或以嗜欲輻湊攻之各求自售以取寵祿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則危亡隨之此其所以難也

書以取寶器入主少憐而愛其一。俱或平劇之出其初以難
海以藉口。短以請歸短以獲藉短以習俗。辭於文之谷未自
負驥十子。上曰。入主卦亦一必。而如之。昔身來短以復衣。
書太宗備入主一必。

英雄門

范增稱沛公志不在小

元年。沛公至霸上。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財好色。
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
其氣。皆為龍虎成五采。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

朱祐稱光武有日角之相

更始二年。朱祐從容言於秀曰。長安政亂。公有日角之相。此
天命也。秀曰。召刺姦收護軍。祐乃不敢復言。

馬援稱帝王自有真

建武四年。隗囂使馬援往觀。公孫述援素與述同里閭相善。
以為既至。當握手歡如平生。而述盛陳陛衛。以延援入。欲授

援以封侯大將軍位賓客皆樂留。援曉之曰：天下雄雌未定，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與圖成敗，反修飾邊幅，如偶人形。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因辭歸。謂囂曰：子陽井底蛙耳，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囂乃使援奉書雒陽。援初到，引入光武在宣德殿南廡下，但幘坐迎笑。援曰：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陛戟而後進。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客姦人而簡易若是。光武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

馬援稱光武才明勇略

五年，光武使來歙持節送馬援歸隴右。隗囂與援共卧起，問以東方事。曰：前到朝廷，上引見數十，每接燕語，自夕至旦，才明勇略，非人敵也。且開心見誠，無所隱伏，闊達多大節，略與高帝同。經學博覽，政事文辯，前世無比。囂曰：卿謂何如高帝？援曰：不如也。高帝無可無不可，今上好吏事，動如節度，又不喜飲酒，囂意不懌，曰：如卿言，反復勝邪？

曹操自稱英雄

建安四年，初車騎將軍董承稱受獻帝衣帶中密詔，與劉備謀誅曹操。操從容謂備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備方食，失匕箸，值天雷震，備因曰：聖人云：迅雷風烈，必變，良有以也。

劉備歎髀肉消

六年。備在荊州數年。嘗於劉表坐。起至廁。慨然流涕。表怪問。備曰。平常身不離鞍。髀肉皆消。今不復騎。髀裏肉生。日月如流。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

曹操表紹各言其意

九年。初。袁紹與操共起兵。紹問操曰。若事不輯。則方面何所可據。操曰。足下意以爲何如。紹曰。吾南據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衆。南向以爭天下。庶可以濟乎。操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

周瑜勸孫權留劉備

十五年。劉表故吏士多歸劉備。備以周瑜所給地少。不足以容其衆。乃自詣京見孫權。求都督荊州。瑜上疏於權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爲人用者。愚謂大計。宜徙備置吳。盛爲築宮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娛其耳目。今猥割土地以資業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場。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權以曹操在北方。當廣擧英雄。不從。

曹操歎生子當如孫仲謀

十八年。春正月。曹操攻破孫權江西營。權率衆七萬禦之。操見其舟船器仗。軍伍整肅。歎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如劉景升兒子。豚犬耳。權爲牋與操。說春水方生。公宜速去。別紙言足下不死。孤不得安。操語諸將曰。孫權不欺孤。乃徹軍還。

石勒石虎

晉懷帝永嘉四年。劉琨遺勒書曰。將軍用兵如神。所向無敵。

所以周流天下而無容足之地。百戰百勝而無尺寸之功者。蓋得主則為義兵。附逆則為賊眾。故也。今相授侍中車騎大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襄城郡公。將軍其受之。勒報書曰。事功殊途。非腐儒所知。君當逞節本朝。吾自夷難為効。遺琨名馬珍寶。厚禮其使。謝而絕之。時虎年十七。殘忍無度。為軍中患。勒白母曰。此兒凶暴無賴。使軍人殺之。聲名可惜。不若自除之。母曰。快牛為犢。多能破車。汝小忍之。及長。便弓馬。勇冠當時。勒以為征虜將軍。每屠城邑。鮮有遺類。然御眾嚴而不煩。莫敢犯者。指授攻討。所向無前。勒遂寵任之。

石勒與徐光辨論

成帝咸和七年。趙王勒大饗羣臣。謂徐光曰。朕可方自古何等主。對曰。陛下神武謀略。過於漢高。後世無可比者。勒笑曰。人豈不自知。卿言大過。朕若遇漢高祖。當北面事之。與韓彭比肩。若遇光武。當竝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大丈夫行事。宜礪礪落落。如日月皎然。終不效曹孟德。司馬仲達。欺人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也。羣臣皆頓首稱萬歲。勒雖不學。好使諸生讀書而聽之。時以其意。論古今得失。聞者莫不悅服。嘗使人讀漢書。聞酈食其勸立六國。後驚曰。此法當失。何以遂得天下。及聞留侯諫。乃曰。賴有此耳。

桓溫以王猛為軍諮祭酒

永和十年。北海王猛少好學。倜儻有大志。隱居華陰。聞桓溫入關。披褐詣之。捫虱而談。當世之務。旁若無人。溫異之。問曰。

吾奉天子之命。將銳兵十萬。為百姓除殘賊。而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猛曰。公不遠數千里。深入敵境。今長安咫尺。而不度灞水。百姓未知公心。所以不至。溫嘿然無以應。徐曰。江東無卿比也。乃置猛軍謀祭酒。

劉裕等謀討桓玄

元興三年。劉裕從徐兗二州刺史安成王桓修入朝。玄謂王謐曰。裕風骨不常。蓋人傑也。每遊集。必引接殷勤。贈賜甚厚。玄后劉氏有智鑒。謂玄曰。劉裕龍行虎步。視瞻不凡。恐終不為人下。不如早除之。玄曰。我方平蕩中原。非裕莫可用者。俟關河平定。然後別議之耳。裕與何無忌同舟還京口。密謀興復晉室。劉邁弟毅家於京口。亦與無忌謀討玄。無忌曰。天下草澤之中。非無英雄也。毅曰。所見唯有劉下邳。無忌笑而不荅。還以告裕。遂與毅定謀。玄憂懼特甚。或曰。裕等烏合微弱。勢必無成。陛下何慮之深。玄曰。劉裕足為一世之雄。劉毅家無檐石之儲。擲百萬。何無忌酷似其舅。共舉大事。何謂無成。

人以雄傑許劉毅

義熙元年。劉毅嘗為劉敬宣寧朔參軍。時人或以雄傑許之。敬宣曰。非常之才。自有調度。豈得便謂此君為人豪邪。此君之外。寬而內忌。自伐而尚人。若一旦遭遇。亦當以陵上取禍。毅聞而恨之。

北魏高歡歸爾朱榮

梁武帝大通二年。爾朱榮兵勢彊盛。魏朝憚之。高歡亡歸爾朱榮。劉貴先屢薦歡於榮。榮見其憔悴未之奇也。歡從榮之馬廐。廐有悍馬。榮命歡翦之。歡不加羈絆而翦之。竟不蹄齧。起謂榮曰。御惡人亦猶是矣。榮奇其言。坐歡於牀下。屏左右。訪以時事。歡曰。聞公有馬十二。各色別為羣。畜此竟何用也。榮曰。但言爾意。歡曰。今天子闇弱。太后淫亂。嬖孽擅命。朝政不行。以明公雄武。乘時奮發。討鄭儼徐紇之罪。以清帝側。霸業可舉。鞭而成。此賀六渾之意也。榮大悅。語自日中至夜半。乃出。自是每參軍謀。

爾朱榮以高歡為刺史

中大通二年。爾朱榮嘗從容問左右曰。一日無我。誰可主軍。昔稱爾朱兆。榮曰。兆雖勇於戰鬪。然所將不過三千騎。多則亂矣。堪代我者。唯賀六渾耳。因戒兆曰。爾非其匹。終當為其穿鼻。乃以高歡為晉州刺史。

高歡奇宇文泰狀貌

五年。初。賀拔岳遣行臺郎馮景詣晉陽。還言於岳曰。歡姦詐有餘。不可信也。府司馬宇文泰自請使晉陽。以觀歡之為人。歡奇其狀貌。曰。此兒視瞻非常。將留之。泰固求復命。歡既遣而悔之。發驛急追。至關不及而返。

北周來和等皆奇楊堅相貌

陳宣帝太建七年。周主如雲陽宮。大將軍楊堅姿相奇偉。來和嘗謂堅曰。公眼如曙星。無所不照。當王有天下。願忍誅殺。

齊王憲言於帝曰。普六茹堅。相貌非常。臣每見之。不覺自失。恐非人下。請早除之。帝亦疑之。以問來和。和詭對曰。隋公止是守節人。可鎮一方。若為將領。陳無不破。

劉文靜稱唐太宗類漢高魏武

隋義寧元年。初唐公李淵。娶於竇毅。女生四男。建成。世民。玄霸。元吉。一女。世民聰明勇決。識量過人。見隋室方亂。陰有安天下之志。傾身下士。散財結客。咸得其歡心。劉文靜見李世民而異之。深自結納。謂裴寂曰。此非常人。豁達類漢高。神武同魏祖。年雖少。命世才也。寂初未然之。文靜坐與李密連昏。繫太原獄。世民就省之。文靜曰。天下大亂。非高光之才不能定也。世民曰。安知其無。但人不識耳。我來相省。非兒女子之情。

欲與君議大事也。計將安出。文靜曰。當此之際。有真主驅駕而用之。取天下如反掌耳。太原百姓皆避盜入城。文靜為今數年。知其豪傑。一旦收集。可得十萬人。尊公所將之兵。復且數萬。一言出口。誰敢不從。以此乘虛入關。號令天下。不過半年。帝業成矣。世民笑曰。君言正合我意。世民乘間屏人說淵曰。今主上無道。百姓困窮。晉陽城外。皆為戰場。大人若守小節。下有寇盜。上有嚴刑。危亡無日。不若順民心。興義兵。轉禍為福。此天授之時也。淵大驚曰。汝安得為此言。世民復說淵曰。世人皆傳李氏當應圖讖。故李金才無罪。一朝族滅。大人設能盡賊。則功高不賞。身益危矣。唯昨日之言。可以救禍。淵乃歎曰。吾一夕思汝言。亦大有理。今日破家亡軀。亦由汝化。

家爲國亦由汝矣

李密歎太宗爲英主

武德元年高祖使李密迎秦王世民於豳州密自恃智略功名見高祖猶有傲色及見世民不覺驚服私謂殷開山曰真英主也不如是何以定禍亂乎

李盡忠等說李克用起兵

乾符五年振武節度使李國昌之子克用爲沙陀副兵馬使戍蔚州時河南盜賊蠭起兵馬使李盡忠與牙將康君立等謀曰今天下大亂乃英雄立功名富貴之秋也李振武功大官高名聞天下其子勇冠諸軍若輔以舉事代北不足平也衆以爲然遂勸克用起兵克用曰吾父在振武侯我稟之君

立曰今機事已泄緩則生變何暇千里稟命乎於是盡忠夜帥牙兵攻牙城自知軍州事克用入府舍視事令將士表求勅命朝廷不許李國昌上言乞朝廷速除大同防禦使若克用違命臣請帥本道兵討之終不愛一子以負國家

李克用破黃巢功第一

中和三年李克用與忠武將龐從等引兵先進與黃巢軍戰於渭南一日三戰皆捷克用等自光泰門入京師黃巢力戰不勝焚宮室遁去賊死及降者甚衆楊復光遣使告捷百官入賀克用時年二十八於諸將最少而破黃巢復長安功第一兵勢最彊諸將皆畏之克用一目微眇時人謂之獨眼龍衆勸漢祖劉知遠稱尊號

晉天福十二年。劉知遠聞何重建降蜀。歎曰。戎狄憑陵。中原無主。今藩鎮外附。吾爲方伯。良可愧也。於是將佐勸知遠稱尊號。以號令四方。知遠不許。軍士皆曰。今契丹陷京城。執天子。天下無主。主天下者。非我王而誰。宜先正位號。然後出師。爭呼萬歲不已。知遠曰。虜勢尚彊。吾軍威未振。當且建功業。士卒何知。命左右遏止之。郭威與都押衙冠氏楊邠入說知遠曰。今遠近之心。不謀而同。此天意也。王不乘此際取之。謙讓不居。恐人心且移。移則反受其咎矣。知遠從之。卽皇帝位。自言未忍改晉國。又惡開運之名。乃更稱天福十二年。

將士擁周祖郭威南行

漢乾祐三年。鎮州奏契丹入寇。太后勅威將兵擊之。武寧節度使贊留與馮道等西來。在道仗衛皆如王者。左右呼萬歲。贊遣使慰勞諸將。受命之際。相顧不拜。私相謂曰。我輩屠陷京城。其罪大矣。若劉氏復立。我輩尚有種乎。郭威度河。館于澶州。將發。將士數千人。忽大譟。威命閉門。將士踰垣登屋而入。曰。天子須侍中自爲之。將士已與劉氏爲仇。不可立也。或裂黃旗以被威體。共扶抱之。呼萬歲震地。因擁威南行。威乃上太后牋。請奉漢宗廟。事太后爲母。至七里店。竇貞固帥百官出迎拜謁。因勸進。威營於臯門村。

司馬溫公論唐莊宗周世宗賢否

或問臣五代帝王。唐莊宗周世宗皆稱英武。二主孰賢。臣應之曰。夫天子所以統治萬國。討其不服。撫其微弱。行其號令。

壹其法度。敦明信義。以兼愛兆民者也。莊宗既滅梁。海內震動。湖南馬氏遣子希範入貢。莊宗曰。比聞馬氏之業。終爲高郁所奪。今有兒如此。郁豈能得之哉。郁馬氏之良佐也。希範兄希聲。聞莊宗言。卒矯其父命而殺之。此乃市道商賈之所爲。豈帝王之體哉。蓋莊宗善戰者也。故能以弱晉勝彊梁。既得之。曾不數年。外內離叛。置身無所。誠由知用兵之術。不知爲天下之道故也。世宗以信令御羣臣。以正義責諸國。王環以不降受賞。劉仁贍以堅守蒙褒。嚴續以盡忠獲存。蜀兵以反覆就誅。馮道以失節被棄。張美以私恩見疎。江南未服。則親犯矢石。期於必克。既服。則愛之如子。推誠盡言。爲之遠慮。其宏規大度。豈得與莊宗同日語哉。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又曰。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世宗近之矣。

周世宗人服其英武

顯德六年。六月上。殂。上在藩。多務韜晦。及卽位。破高平之寇。人始服其英武。其御軍號令嚴明。人莫敢犯。攻城對敵。矢石落。其左右人皆失色。世宗略不動容。應機決策。出人意表。又勤於爲治。百司簿籍。過日無所忘。發姦擿伏。聰察如神。閑暇則召儒者讀前史。商榷大義。性不好絲竹珍玩之物。常言太祖養成王峻王殷之惡。致君臣之分不終。故羣臣有過。則面質責之。服則赦之。有功則厚賞之。文武參用。各盡其能。人無不畏其明。而懷其惠。故能破敵廣地。所向無前。然用法太嚴。羣臣職事。小有不舉。往往寘之極刑。雖素有才幹聲名。無所

地十餘城。聞成臯破，乃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昧於滎陽東。聞羽至，盡走險阻。羽亦軍廣武，與漢相守數月。楚軍食少，項王患之，乃為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羽俱北面受命懷王，約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幸分我一杯羹。」項王怒，欲殺之。項伯曰：「天下事未可知，且為天下者不顧家，雖殺之無益，祇益禍耳。」項王從之。項王謂漢王曰：「天下匈匈數歲者，徒以吾兩人耳，願與漢王挑戰，決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為也。」漢王笑謝曰：「吾寧鬪智，不能鬪力。」

唐憲宗討淮西

元和十一年六月甲辰，高霞寓大敗於鐵城，僅以身免。時諸將討淮西者，勝則虛張殺獲，敗則匿之。至是大敗，不可掩。始上聞中外駭愕，宰相入見，將勸上罷兵。上曰：「勝負兵家之常，今但當論用兵方略。察將帥之不勝任者，易之；兵食不足者，助之耳。豈得以一將失利，遽議罷兵邪？」於是獨用裴度之言。它人言罷兵者，亦稍息矣。己酉，霞寓退保唐州。

李德裕勸武宗討澤潞

會昌三年四月初，昭義節度使劉從諫累表言仇士良罪惡。士良亦言從諫窺伺朝廷，及武宗即位，從諫有馬高九尺，獻之上，不受。從諫以為士良所為，怒殺其馬。由是與朝廷相猜恨，遂招納亡命，繕完兵械。從諫疾病，謂妻裴氏曰：「吾以忠直事朝廷，而朝廷不明我志，諸道皆不我與，我死，它人主此軍。」

則吾家無炊火矣。乃與幕客張谷、陳揚庭謀效河北諸鎮。以弟右驍衛將軍從素之子稹爲牙內都知兵馬使。從諫尋薨。稹祕不發喪。逼監軍崔士康奏稱從諫疾病。請命其子稹爲留後。上以澤潞事謀於宰相。宰相多以爲回鶻餘燼未滅。邊鄙猶須警備。復討澤潞。國力不支。請以劉稹權知軍事。諫官及羣臣上言者亦然。李德裕獨曰：澤潞事體與河朔三鎮不同。河朔習亂已久。人心難化。是故累朝以來。置之度外。澤潞近處腹心。一軍素稱忠義。嘗破走朱滔。擒盧從史。頃時多用儒臣爲帥。如李抱真成立此軍。德宗猶不許承襲。使李緘護喪歸東都。敬宗不恤國務。宰相又無遠略。劉悟之死。因循以授從諫。從諫跋扈難制。累上表迫脅朝廷。今垂死之際。復又兵權擅付豎子。朝廷若又因而授之。則四方諸鎮誰不思效其所爲。天子威令不復行矣。上曰：卿以何術制之。果可克否。對曰：稹所恃者河朔三鎮。但得鎮魏不與之同。則稹無能爲也。若遣重臣往諭王元逵。何弘敬。以河朔自艱難以來。列聖許其傳襲。已成故事。與澤潞不同。今朝廷將加兵澤潞。不欲更出禁軍至山東。其山東三州隸昭義者。委兩鎮攻之。兼令徧諭將士以賊平之日。厚加官賞。苟兩鎮聽命。不從旁沮撓官軍。則稹必成擒矣。上喜曰：吾與德裕同之。保無後悔。遂決意討稹。羣臣言者不復入矣。

武宗不以劉悟之功恕劉稹

李德裕言於上曰：議者皆云劉悟有功。稹未可亟誅。且全恩

禮請下百官議以盡人情。上曰：悟亦何功？當時迫於救死耳。非素心徇國也。藉使有功，父子為將相二十餘年，國家報之足矣。稹何得復自立？朕以為凡有功當顯賞，有罪亦不可苟免也。德裕曰：陛下之言誠得理國之要。

武宗欲斬沮議討澤潞者

八月甲戌，薛茂卿破科斗寨，擒河陽大將馬繼等，焚掠小寨一十七。距懷州纔十餘里，茂卿以無劉稹之命，故不敢入。時議者鼎沸，以為劉悟有功，不可絕其嗣。又從諫養精兵十萬，糧支十年，如何可取。上亦疑之，以問李德裕。對曰：小小進退，兵家之常。願陛下勿聽外議，則成功必矣。上乃謂宰相曰：為我語朝士，有上疏沮議者，必於賊境上斬之，議者乃止。

李德裕言劉稹不可赦

四年七月辛卯，德裕因言劉稹不可赦。上曰：固然。德裕曰：李懷光未平，京師蝗旱，米斗千錢，太倉米供天子及六宮，無數旬之儲。德宗集百官，遣中使馬欽緒詢之。左散騎常侍李泌取桐葉搏破，以授欽緒獻之。德宗召問其故，對曰：陛下與懷光君臣之分，如此葉不可復合矣。由是德宗意定。既破懷光，遂用為相，獨任數年。上曰：亦大是奇士。

宣宗威嚴不可仰視

大中十二年十月，上臨朝，接對羣臣如賓客。雖左右近習，未嘗見其有惰容。每宰相奏事，旁無一人立者。威嚴不可仰視。奏事畢，忽怡然曰：可以閑語矣。因問閭閻細事，或談宮中遊

宴無所不至。一刻許復整容曰。卿輩善爲之。朕嘗恐卿輩負朕。後日不復得再相見。乃起入宮。令狐綯謂人曰。吾十年秉政。最承恩遇。然每延英奏事。未嘗不汗霑衣也。

後唐郭崇韜勸莊宗伐梁

同光元年八月。帝在朝城。梁段凝進至臨河之南。澶西相南。日有寇掠。自德勝失利以來。喪芻糧數百萬。租庸副使孔謙。暴斂以供軍。民多流亡。租稅益少。倉廩之積。不支半歲。澤潞未下。盧文進。王郁。引契丹。屢過瀛涿之南。傳聞俟草枯冰合。深入爲寇。又聞梁人欲大舉數道入寇。帝深以爲憂。召諸將會議。宣徽使李紹宏等。皆以爲鄆州城門之外。皆爲寇境。孤遠難守。有之不如無之。請以易衛州及黎陽於梁。與之約。以河爲境。休兵息民。俟財力稍集。更圖後舉。帝不悅曰。如此吾無葬地矣。乃罷諸將。獨召郭崇韜問之。對曰。陛下不櫛沐不解甲。十五餘年。其志欲以雪家國之讎恥也。今已正尊號。河北士庶日望升平。始得鄆州尺寸之地。不能守而棄之。安能盡有中原乎。臣恐將士解體。將來食盡衆散。雖畫河爲境。誰爲陛下守之。臣嘗細詢康延孝。以河南之事。度已料彼日夜思之。成敗之機。決在今歲。梁今悉以精兵授段凝。據我南鄙。又決河自固。謂我猝不能渡。恃此不復爲備。使王彥章侵逼鄆州。其意冀有姦人動搖。變生於內耳。段凝本非將材。不能臨機決策。無足可畏。降者皆言大梁無兵。陛下若留兵守魏。固保楊劉。自以精兵與鄆州合勢。長驅入汴。彼城中旣空。

虛。必望風自潰。苟僞主授首。則諸將自降矣。不然。今秋穀不登。軍糧將盡。若非陛下決志。大功何由可成。諺曰。當道築室。三年不成。帝王應運。必有天命。在陛下勿疑耳。帝曰。此正合朕志。丈夫得則為王。失則為虜。吾行決矣。司天奏。今歲天道不利。深入必無功。帝不聽。王彥章引兵踰汶水。將攻鄆州。李嗣源遣李從珂將騎兵逆戰。敗其前鋒於遞坊鎮。獲將士三百人。斬首二百級。彥章退保中都。戊辰。捷奏至朝城。帝大喜。謂郭崇韜曰。鄆州告捷。足壯吾氣。已巳。命將士悉遣其家歸興唐。

莊宗決策伐梁

冬十月。帝遣魏國夫人劉氏。皇子繼岌歸興唐。與之訣曰。事之成敗。在此一決。若其不濟。當聚五百家於魏宮而焚之。仍命豆盧革。李紹宏。張憲。王正言同守東京。壬申。帝以大軍自楊劉濟河。癸酉至鄆州。中夜進軍踰汶。以李嗣源為前鋒。甲戌旦。遇梁兵。一戰敗之。追至中都。圍其城。城無守備。少頃。梁兵潰圍出。追擊破之。

潞王少斷

長興四年十二月辛未。帝始御中興殿。帝自終易月之制。即召學士讀貞觀政要。太宗實錄。有致治之志。然不知其要。寬柔少斷。李愚私謂同列曰。吾君延訪。鮮及吾輩。位高責重。事亦堪憂。衆惕息不敢應。

後周世宗決斷

顯德元年。帝欲誅樊愛能等。以肅軍政。猶豫未決。巳亥晝卧行宮帳中。張永德侍側。帝以其事訪之。對曰。愛能等素無大功。忝冒節鉞。望敵先逃。死未塞責。且陛下欲削平四海。苟軍法不立。雖有熊羆之士。百萬之衆。安得而用之。帝擲枕於地。大呼稱善。卽收愛能。徽及所部軍使以上七十餘人。責之曰。汝輩皆累朝宿將。非不能戰。今望風奔遁者無它。正欲以朕爲奇貨。賣與劉崇耳。悉斬之。帝以何徽先守晉州有功。欲免之。旣而以法不可廢。遂并誅之。而給櫬車歸葬。自是驕將惰卒。始知所懼。不行姑息之政矣。

世宗欲伐南唐

三年。唐主兵屢敗。懼亡。乃遣翰林學士戶部侍郎鍾謨。工部侍郎文理院學士李德明。奉表稱臣。來請乎獻御服茶藥。及金器千兩。銀器五千兩。繒綿二千匹。犒軍牛五百頭。酒二千斛。壬午。至壽州城下。謨德明素辯口。上知其欲遊說。盛陳甲兵而見之。曰。爾主自謂唐室苗裔。宜知禮義。異於它國。與朕止隔一水。未嘗遣一介修好。惟泛海通契丹。捨華事夷。禮義安在。且汝欲說我令罷兵邪。我非六國愚主。豈汝口舌所能移邪。可歸語汝主。亟來見朕。再拜謝過。則無事矣。不然。朕欲往觀金陵城。借府庫以勞軍。汝君臣得無悔乎。謨德明戰栗不敢言。

唐文宗不能堅決

不斷門止此。一斷故附于末。

大和元年。三月上。雖虛懷聽納。而不能堅決。與宰相議事已

定。尋復中變。夏四月丙辰。韋處厚於延英極論之。因請避位。上再三慰勞之。

寬猛門

漢第五倫疾俗吏苛刻

建初二年。第五倫上疏曰。光武承王莽之餘。頗以嚴猛為政。後代因之。遂成風化。郡國所舉。類多辦職俗吏。殊未有寬博之選。以應上求者也。陳留令劉豫。冠軍令駟協。竝以刻薄之姿。務為嚴苦。吏民愁怨。莫不疾之。而今之議者。反以為能違天心。失經義。非徒應坐豫協。亦宜譴舉者。務進仁賢。以任時政。不過數人。則風俗自化矣。臣嘗讀書記。知秦以酷急亡國。又目見王莽。亦以苛法自滅。故勤勤懇懇。實在於此。章帝善之。倫雖天性峭直。然常疾俗吏苛刻。論議每依寬厚云。

北魏郎孤以寬恕取

宋元嘉九年。魏主徵陸侯。出爲懷荒鎮大將。未暮歲。高車諸
莫弗。訟侯嚴急。無恩。復請前鎮將郎孤。魏主徵侯。還以孤代
之。侯既至。言於帝曰。不過期年。郎孤必敗。高車必叛。帝怒。切
責之。明年。諸莫弗果殺郎孤而叛。帝召侯問之曰。卿何以知
其然也。侯曰。高車不知上下之禮。故臣臨之以威。制之以法。
欲以漸訓導。使知分限。而諸莫弗惡臣所爲。訟臣無恩。稱孤
之美。臣以罪去。孤獲還鎮。悅其稱譽。益收名聲。專用寬恕待
之。無禮之人。易生驕慢。不過暮年。無復上下。孤所不堪。必將
復以法裁之。如此。則衆心怨懟。必生禍亂矣。帝笑曰。卿身雖
短。思慮何長也。

唐權德輿對憲宗寬猛之問

元和六年。憲宗問宰相。爲政寬猛。何先。權德輿對曰。秦以慘
刻而亡。漢以寬大而興。太宗觀明堂圖。禁扶人背。是故安史
以來。屢有悖逆之臣。皆旋踵自亡。由祖宗仁政。結於人心。人
不能忘故也。然則寬猛之先後。可見矣。憲宗善其言。

崔郾隨民俗爲寬猛

大和四年。以崔郾爲鄂岳觀察使。鄂岳地。囊山帶江。處百越
巴蜀荆漢之會。土多羣盜。剽行舟。無老幼。必盡殺乃已。郾至。
訓卒治兵。作蒙衝。追討歲中。悉誅之。郾在陝。以寬仁爲治。或
經月不答一人。及至鄂。嚴峻刑罰。或問其故。郾曰。陝土瘠。民
貧。吾撫之不暇。尚恐其驚。鄂地險。民雜夷俗。慄狡爲奸。非用
威刑。不能致治。政貴知變。蓋謂此也。

周赧王三十二年。衛嗣君薨。子懷君立。嗣君好察微隱。縣令
 有發禱而席弊者。嗣君聞之。乃賜之席。令大驚。以君為神。又
 使人過關市。賂之以金。既而召關市問。有客過與汝金。汝回
 遣之。關市大恐。又愛泄姬。重如耳。而恐其因愛重。以壅已也。
 乃貴薄疑。以敵如耳。尊魏妃。以偶泄姬。曰。以是相參也。荀子
 論之曰。成侯嗣君。聚斂計數之君也。未及取民也。子產取民
 者也。未及為政也。管仲為政者也。未及修禮也。故修禮者王。
 為政者彊。取民者安。聚斂者亡。

苛察門

衛嗣君好察微隱

周赧王三十二年。衛嗣君薨。子懷君立。嗣君好察微隱。縣令
 有發禱而席弊者。嗣君聞之。乃賜之席。令大驚。以君為神。又
 使人過關市。賂之以金。既而召關市問。有客過與汝金。汝回
 遣之。關市大恐。又愛泄姬。重如耳。而恐其因愛重。以壅已也。
 乃貴薄疑。以敵如耳。尊魏妃。以偶泄姬。曰。以是相參也。荀子
 論之曰。成侯嗣君。聚斂計數之君也。未及取民也。子產取民
 者也。未及為政也。管仲為政者也。未及修禮也。故修禮者王。
 為政者彊。取民者安。聚斂者亡。

晉劉頌諫武帝勿責細過

太康十年。淮南相劉頌上疏曰。夫細過謬妄。人情之所必有。而悉糾以法。則朝野無立人矣。近世以來。為監司者。類大綱不振。而微過必舉。蓋由畏避豪彊。而又懼職事之曠。則謹密網以羅微罪。使奏劾相接。狀似盡公。而撓法在其中矣。是以聖王不善碎密之案。必責凶猾之奏。則害政之姦。自然禽矣。

顧和戒王導以察察為政

大興元年。王導遣八部從事行揚州郡國。還同時俱見。諸從事各言二千石官長得失。獨顧和無言。導問之。和曰。明公作輔。寧使網漏吞舟。何緣採聽風聞。以察察為政邪。導咨嗟稱善。

徐邈戒范甯採求風政

太元十四年。范甯在豫章。遣十五議曹下屬城採求風政。并吏假還。訊問官長得失。徐邈與甯書曰。足下聽斷明允。庶事無滯。則吏慎其負。而人聽不惑矣。豈須邑至里詣。飾其游聲哉。非徒不足致益。乃寔蠶漁之所資。豈有善人君子。而干非其事。多所告白者乎。自古以來。欲為左右耳目者。無非小人。皆先因小忠而成其大不忠。先藉小信而成其大不信。遂使讒諂竝進。善惡倒置。可不戒哉。足下慎選綱紀。必得國士以攝諸曹。諸曹皆得良吏以掌文按。又擇公方之人以為監司。則清濁能否。與事而明。足下但平心處之。何取於耳目哉。

宋文帝臨堂聽訟

元嘉三年。文帝臨延賢堂聽訟。自是每歲三訊。左僕射王敬

弘性恬淡。有重名。關署文樓。初不省讀。嘗預聽訟。文帝問以疑獄。敬弘不對。文帝變色。問左右何故。不以訊牒副僕射。敬弘曰。臣乃得訊牒。讀之。正自不解。文帝甚不悅。雖加禮敬。不復以時務及之。

北魏置內外候官察百官過失

大明二年。魏設酒禁。釀酤飲者皆斬之。吉凶之會。聽開禁。有程日。魏主以士民多因酒致鬪。及議國政。故禁之。增置內外候官。伺察諸曹及州鎮。或微服雜亂於府寺間。以求百官過失。有司窮治。訊掠取服。百官賦滿。二文皆斬。又增律七十九章。

齊高帝立符伍以括姦盜

建元元年。高帝以建康居民舛雜。多姦盜。欲立符伍以相檢括。右僕射王儉諫曰。京師之地。四方輻湊。必也持符。於事既煩。理成不曠。謝安所謂不爾。何以爲京師也。乃止。

鍾嶸諫明帝綱目太密

建武三年。明帝躬親細務。綱目亦密。於是郡縣及六署九府。常行職事。莫不啓聞取決。詔敕文武勳舊。皆不歸選部。親近憑勢。互相通進。人君之務。過繁密。鍾嶸上書。言古者明君。揆才頒政。量能授職。三公坐而論道。九卿作而成務。天子唯恭已南面而已。書奏。明帝不懌。謂太中大夫顧嵩曰。鍾嶸何人。欲斷朕機務。卿識之。不對曰。嶸雖位末名卑。而所言或有可采。且繁碎職事。各有司存。今人主總而親之。是人主愈勞而

人臣愈逸。所謂代庖人宰而爲大匠斲也。明帝不顧而言他。

北齊肅宗時人服其明而識其細。

陳天嘉元年。齊肅宗識度沈敏。少居臺閣。明習吏事。卽位尤自勤勵。大革顯祖之弊。時人服其明而譏其細。嘗問舍人裴澤。在外議論得失。澤率爾對曰。陛下聰明至公。自可遠侔古昔。而有識之士。咸言傷細。帝王之度。頗爲未弘。肅宗笑曰。誠如卿言。朕初臨萬機。慮不周悉。故致爾耳。此事安可久行。恐後又嫌疎漏。澤由是被寵遇。庫狄顯安侍坐。肅宗曰。顯安我姑之子。可言我之不逮。顯安曰。陛下太細。天子乃更似吏。肅宗曰。朕甚知之。然無法日久。將整之以至無爲耳。

唐太宗謂隋文帝不明而喜察。

貞觀四年。太宗問房玄齡。蕭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對曰。文帝勤於爲治。每臨朝。或至日昃。五品已上。引坐論事。衛士傳餐而食。雖性非仁厚。亦勵精之主也。太宗曰。公得其一。未知其二。文帝不明而喜察。不明則照有不通。喜察則多疑於物。事皆自決。不任羣臣。天下至廣。一日萬機。雖復勞神苦形。豈能一一中理。羣臣旣知主意。唯取決受成。雖有愆違。莫敢諫爭。此所以二世而亡也。朕則不然。擇天下賢才。寘之百官。使思天下之事。關由宰相。審熟便安。然後奏聞。有功則賞。有罪則刑。誰敢不竭心力以修職業。何憂天下不治乎。因敕百司。自今詔敕行下。有未便者。皆應執奏。毋得阿從。不盡已意。

魏徵言人主不必親覽表奏。

十四年言事者多請上親覽表奏以防壅蔽太宗以問魏徵對曰斯人不知大體必使陛下一一親之豈惟朝堂州縣之事亦當親之矣

天后為學生求假發敕

載初二年太學生王循之上表乞假還鄉太后許之狄仁傑曰臣聞君人者唯殺生之柄不假人自餘皆歸之有司故左右丞徒以下不拘左右相流以上乃判為其漸貴故也彼學生求假丞簿事耳若天子為之發敕則天下之事幾救可盡乎必欲不違其願請普為立制而已太后善之

鄧景山鉤校將士耗米

寶應元年初王思禮為河東節度使資儲豐衍贍軍之外積米百萬斛奏請輸五十萬斛於京師思禮薨管崇嗣代之為政寬弛信任左右數月間耗散殆盡惟陳腐米萬餘斛在肅宗聞之以鄧景山代之景山至則鉤校所出入將士輩多有隱沒皆懼有裨將抵罪當死諸將請之不許其弟請代兄死亦不許請入一馬以贖罪乃許之諸將怒曰我輩曾不及一馬乎遂作亂殺景山肅宗以景山撫御失所以致亂不復推究亂者遣使慰諭以安之

德宗性急不容物

建中四年李懷光敗朱泚兵於醴泉泚聞之懼引兵遁歸長安眾以為懷光復三日不至則城不守矣泚既退從臣皆賀泚滑行營兵馬使賈隱林進言曰陛下性太急不能容物若

此性未改。雖朱泚敗亡。憂未艾也。德宗不以爲忤。甚稱之。

柳渾以福察戒韓滉

貞元三年。張延賞與齊映有隙。映在諸相中。頗稱敢言。德宗侵不悅。延賞因言映非宰相器。貶夔州刺史。以柳渾同平章事。韓滉性苛暴。方爲德宗所任。言無不從。它相充位而已。百官羣吏救過不贍。渾雖爲滉所引薦。正色讓之曰。先相公以福察爲相。不滿歲而罷。今公又甚焉。柰何。榜吏於省中。至有死者。且作福作威。豈人臣所宜。滉愧爲之少霽。威嚴。

文宗好聽外議

會昌三年。武宗從容言。文宗好聽外議。諫官言事多不著名。有如匿名書。李德裕曰。臣頃在中書。文宗猶不爾。此乃李訓鄭注教文宗以術御下。遂成此風。人主但當推誠任人。有欺罔者。威以明刑。孰敢哉。武宗善之。

宣宗密令韋澳作處分語

大中九年。宣宗密令翰林學士韋澳纂次諸州境土風物。及諸利害爲一書。自寫而上之。雖子弟不知也。號曰處分語。它日鄧州刺史薛弘宗入謝。出謂澳曰。上處分本州事。驚人。澳詢之。皆處分語中事也。

宣宗面察刺史能不

十二年。建州刺史于延陵入辭。宣宗曰。建州去京師幾何。對曰。八千里。宣宗曰。卿到彼。爲政善惡。朕皆知之。勿謂其遠。此階前則萬里也。卿知之乎。延陵悸懾失緒。宣宗撫而遣之。到

官竟以不職貶復州司馬。令狐綯擬李遠杭州刺史。宣宗曰：吾聞遠詩云：長日惟消一局棋。安能理人。綯曰：詩人託此爲高興耳。未必實然。宣宗曰：且令往試觀之。上詔刺史毋得外徙。必令至京師。面察其能否。然後除之。令狐綯嘗徙其故人爲隣州刺史。便道之官。宣宗見其謝上表。以問綯。對曰：以其道近省。送迎耳。宣宗曰：朕以刺史多非其人。爲百姓害。故欲一一見之。訪問其所施設。知其優劣。以行黜陟。而詔命旣行。直廢格不用。宰相可畏。有權。時方寒。綯汗透重裘。

後周高錫譏世宗褊迫

顯德元年。世宗違衆議。破北漢。自是政事無大小。皆親決。百官受成於上而已。河南府推官高錫上書諫。以爲四海之廣。萬機之衆。雖堯舜不能獨治。必擇人而任之。今陛下親之。天下不謂陛下聰明睿智。足以兼百官之任。皆言陛下褊迫疑忌。舉不信羣臣也。不若選能知人公正者。以爲宰相。能愛民聽訟者。以爲守令。能豐財足食者。使掌金穀。能原情守法者。使掌刑獄。陛下但垂拱明堂。視其功過。而賞罰之。天下何憂不治。何必降君尊而代臣職。屈貴位而親賤事。無乃失爲政之本乎。世宗不從。

周行逢善發隱伏

三年。以周行逢爲武平節度使。行逢多計數。善發隱伏。將卒有謀亂及叛亡者。行逢必先覺。擒殺之。所部凜然。然性猜忌。常散遣人密訶諸州事。其之邵州者。無事可復命。但言刺史

劉光委多宴飲。行逢曰：光委數聚飲，欲謀我邪？即召還殺之。

姑息門

唐肅宗不推究殺鄧景山者

寶應元年，鄧景山為河東節度使。有裨將抵罪當死，諸將請之不許。其弟請代兄死，亦不許。請入一馬以贖罪，乃許之。諸將怒曰：我輩曾不及一馬乎？遂作亂，殺景山。肅宗以景山撫御失所以致亂，不復推究亂者，遣使慰諭以安之。

突將擅殺都統

絳州素無儲蓄，民間饑不可賦歛。將士糧賜不充，朔方都統李國貞屢以狀聞。朝廷未報，軍中咨怨。突將王元振將作亂，矯令於衆曰：來日修都統宅，各具畚鍤待命于門。士卒皆怒曰：朔方健兒，豈修宅夫邪？元振帥其徒作亂，國貞逃于獄。元

如息門
通鑑綱目卷一
振執之。置卒食於前。曰：食此而役其力，可乎？國貞曰：修宅則無之，軍食則屢奏而未報，諸君所知也。衆欲退，元振曰：今日之事，何必更問？都統不死，則我輩死矣。遂拔刀殺之。鎮西北，庭行營兵屯於翼城，亦殺節度使荔非元禮，推裨將白孝德爲節度使，朝廷因而授之。

代宗不討周智光殺監軍之罪

大曆元年，陝州監軍張志斌入奏事，周智光館之。志斌責其部下不肅，智光怒曰：僕固懷恩不反，正由汝輩激之。我亦不反，今日爲汝反矣。叱下斬之，齎食其肉。朝士舉選人畏智光之暴，多自同州竊過。智光遣將將兵邀之於路，死者甚衆。詔加智光檢校左僕射，遣中使余元仙持告身授之。智光慢罵曰：智光有大功於天下，國家不與平章事而與僕射，且同華地狹不足展才，若益以陝虢商鄜坊五州，庶猶可耳。因歷數大臣過失，且曰：此去長安百八十里，智光夜眠不敢舒足，恐踏破長安城。至於挾天子令諸侯，惟周智光能之。九仙股慄，郭子儀屢請討智光，代宗不許。

聽杜鴻漸入朝奏事

二年，杜鴻漸請入朝奏事，以崔旰知西川留後，鴻漸來自成都，廣爲貢獻，因盛陳利害，薦旰才堪寄任。代宗亦務姑息，乃留鴻漸復知政事，以旰爲西川節度使。

田承嗣自求爲相

八年，魏博節度使田承嗣爲安史父子立祠堂，謂之四聖。且

求為相。代宗令內侍孫知古因奉使諷令毀之。加承嗣同平章事以褒之。

景龍元年。是歲中宗遣使者分道詣江淮贖生。中書舍人李又上疏諫曰。江南鄉人采捕為業。魚鼈之利。黎元所資。雖雲雨之私。有霑於末類。而生成之惠。未洽於平人。何則。江湖之饒。生育無限。府庫之用。支供易殫。費之若少。則所濟何成。用之儻多。則常支有闕。在於拯物。豈若憂人。且鬻生之徒。唯利斯視。錢刀日至。網罟年滋。施之一朝。營之百倍。未若迴救贖之錢物。減貧無之徭賦。活國愛人。其福勝彼。

小惠門

唐李又請回救贖錢物減貧無徭賦

乾符四年。時宰相有好施者。常使人以布囊貯錢自隨。行施

宰相以囊貯錢施旬者

乾符四年。時宰相有好施者。常使人以布囊貯錢自隨。行施

通鑑綱目卷一
六十五
句者。每出檻樓盈路。有朝士以書規之曰。今百姓疲弊。寇盜充斥。相公宜舉賢任能。紀綱庶務。捐不急之費。杜私謁之門。使萬物各得其所。則家給人足。自無貧者。何必如此行小惠乎。宰相大怒。

虛名門

唐房瑄真王衍之比

至德元載。房瑄喜賓客。好談論。多引拔知名之士。而輕鄙庸俗。人多怨之。北海太守賀蘭進明詣行在。肅宗命瑄以爲御史大夫。充嶺南節度使。瑄以爲攝御史大夫。進明入謝。肅宗怪之。進明因言與瑄有隙。且曰。晉用王衍爲三公。祖尚浮虛。致中原板蕩。今房瑄專爲迂闊大言。以立虛名。所引用皆浮華之黨。真王衍之比也。陛下用爲宰相。恐非社稷之福。肅宗由是踈之。瑄上疏請自將兵復兩京。肅宗許之。瑄悉以戎務委李揖。劉秩二人。皆書生。不閑軍旅。瑄謂人曰。賊曳落河雖多。安能敵我。劉秩。瑄軍遇賊將安守忠於咸陽之陳濤斜。瑄

效古法用車戰。以牛車二千乘。馬步夾之。賊順風鼓譟。牛皆震駭。賊縱火焚之。人畜大亂。官軍死傷者四萬餘人。存者數千而已。肅宗聞瑄敗。大怒。李泌爲之營救。肅宗乃宥之。待瑄如初。

房瑄不以職事爲意

二載。房瑄性高簡。時國家多難。而瑄多稱病不朝謁。不以職事爲意。日與庶子劉秩。諫議大夫李揖。高談釋老。或聽門客董庭蘭鼓琴。庭蘭以是大招權利。御史奏庭蘭贓賄。罷瑄爲太子少師。

儉約門

漢文帝專務以德化民

後七年六月己亥。帝崩。帝卽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帝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爲。身衣弋綈。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以示敦朴。爲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爲飾。因其山不起墳。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羣臣袁盎等諫說。雖切。常假借用焉。張武等受賂金錢。覺。更加賞賜。以媿其心。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安寧。家給人足。後世鮮能及之。

宋武帝清簡寡欲

宋初三年五月帝殂帝清簡寡欲嚴整有法度被服居處儉於布素遊宴甚稀嬪御至少嘗得後秦高祖從女有盛寵頗以廢事謝晦微諫卽時遣出財帛皆在外府內無私藏嶺南嘗獻入筒細布一端八丈帝惡其精麗勞人卽付有司彈太守以布還之并制嶺南禁作此布公主出適遣送不過二十萬無錦繡之物內外奉禁莫敢爲侈靡

廉若道生

宋文帝元嘉八年北魏主以左光祿大夫崔浩爲司徒征西大將軍長孫道生爲司空道生性清儉一熊皮鄣泥數十年不易魏主使歌工歷頌羣臣曰智如崔浩廉若道生

齊高帝擊碎玉導

建元四年三月帝殂帝沈深有大量博學能文性清儉主衣中有玉導上敕中書曰留此正是興長病源卽命擊碎仍按檢有何異物皆隨此例每曰使我治天下十年當使黃金與土同價

明帝志慕節儉

建武三年詔乘輿有金銀飾校者皆剔除之明帝志慕節儉太官嘗進裹蒸明帝曰我食此不盡可四破之餘充晚食又嘗用阜莢以餘灑授左右曰此可更用太官元日上壽有銀酒鎗明帝欲壞之王晏等咸稱盛德衛尉蕭穎胄曰朝廷盛禮莫若三元此一器既是舊物不足爲侈明帝不悅後預曲宴銀器滿席穎胄曰陛下前欲壞酒鎗恐宜移在此器明帝

甚慙

唐太宗不敢縱欲

武德九年。太宗嘗謂侍臣曰。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來。常由身出。夫欲盛則費廣。費廣則賦重。賦重則民愁。民愁則國危。國危則君喪矣。朕常以此思之。故不敢縱欲也。

太宗鑒秦而不營殿

貞觀元年。太宗謂公卿曰。昔禹鑿山治水而民無謗讟者。與人同利故也。秦始皇營宮室而民怨叛者。病人以利己故也。夫靡麗珍奇。固人之所欲。若縱之不已。則危亡立至。朕欲營一殿。材用已具。鑿秦而止。王公已下。宜體朕此意。由是二十

年間。風俗素朴。衣無錦繡。公私富給。

明皇焚珠玉錦繡於殿前

開元二年。明皇以風俗奢靡。制乘輿服御。金銀器玩。宜令有司銷毀。以供軍國之用。其珠玉錦繡。焚於殿前。后妃以下。皆毋得服珠玉錦繡。敕百官所服帶及酒器馬銜鐙。三品以上。聽飾以玉。四品以金。五品以銀。自餘皆禁之。婦人服飾。從其夫子。其舊成錦繡。聽染為皂。自今天下。更毋得采珠玉。織錦繡等物。違者杖一百。工人減一等。罷兩京織錦坊。

臣光曰。明皇之始。欲為治。能自刻厲。節儉如此。晚節猶以奢敗。甚哉奢靡之易以溺人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可不慎哉。

憲宗戒鄭敬等

元和四年。南方旱饑。命左司郎中鄭敬等為江淮二浙荆湖襄鄂等道宣慰使。賑恤之。將行。憲宗戒之曰。朕宮中用帛一匹。皆籍其數。惟調救百姓。則不計費。卿輩宜識此意。勿效潘孟陽飲酒遊山而已。

文宗儉素

大和三年。文宗性儉素。命中尉以下。毋得衣紗縠綾羅。聽朝之暇。惟以書史自娛。聲樂遊畋。未嘗留意。駙馬韋處仁嘗著夾羅巾。文宗謂曰。朕慕卿門地清素。故有選尚。如此巾服。聽其它貴戚為之。卿不須爾。

舉袖示柳公權等

開成二年。文宗對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兼侍書柳公權等於便殿。文宗舉衫袖示之曰。此衣已三澣矣。眾皆美文宗之儉德。公權獨無言。文宗問其故。對曰。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當進賢退不肖。納諫諍。明賞罰。乃可以致雍熙。服澣濯之衣。乃末節耳。文宗曰。朕知舍人不應復為諫議。以卿為諍臣。風采須屈卿為之。以公權為諫議大夫。

後唐明宗減宮宦官等

天成元年。大赦改元。量留後宮百人。宦官三十人。教坊百人。鷹坊二十人。御厨五十人。自餘任從所適。諸司使務有名無實者皆廢之。分遣諸軍就食。近畿以省饋運。除夏秋稅省耗。節度防禦等使。正。至端午降誕。四節聽貢奉。毋得斂百姓。刺

史以下不得貢奉

後周太祖詔罷貢獻

廣順元年太祖謂王峻曰朕起於寒微備嘗艱苦遭時喪亂一旦爲帝王豈敢厚自奉養以病下民乎命峻疏四方貢獻珍美食物下詔悉罷之其詔畧曰所奉止於朕躬所損被於毗庶又曰積於有司之中甚爲無用之物

出宮中寶玉器碎之

太祖悉出漢宮中寶玉器數十碎之於庭曰凡爲帝王安用此物聞漢隱帝日與嬖寵於禁中嬉戲珍玩不離側茲事不遠宜以爲鑑仍戒左右自今珍華悅目之物無得入宮

周行逢太儉

周顯德元年是歲湖南大饑民食草木實武清節度使知潭州事周行逢開倉以賑之全活甚衆行逢起於微賤知民間疾苦勵精爲治嚴而無私辟署僚屬皆取廉介之士約束簡要吏民便之其自奉甚薄或譏其太儉行逢曰馬氏父子窮奢極靡不恤百姓今子孫乞食於人又足効乎

奢過數不啻百故今于將之貪於人又其後乎

要更因對之其自奉甚儉短薪其大命計其日無乃父子之
寒苦調計餘亦蠶而無味無器新履皆取燕介之士採束簡
依事固計其開食以類之全欲其來林表其於餘類賦以問
無餘示其最熱味南大齋以食草木實五香皆實外於此

奢侈門

晉羊琇等競以奢侈相高

太康三年羊琇景獻皇后之從父弟也後將軍王愷文明皇
后之弟也散騎常侍侍中石崇苞之子也三人皆富於財競
以奢侈相高愷以糴澳釜崇以蠟代薪愷作紫絲步障四十
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崇塗屋以椒愷用赤石脂武帝每助
愷嘗以珊瑚樹賜之高二尺許愷以示崇崇便以鐵如意碎
之愷怒以為疾已之寶崇曰不足多恨今還卿乃命左右悉
取其家珊瑚樹高三四尺者六七株如愷比者甚衆愷恍然
自矢車騎司馬傅咸上書曰先王之治天下食肉衣帛皆有
其制竊謂奢侈之費甚於天災古者人稠地狹而有儲蓄由

於節也。今者土廣人稀而患不足。由於奢也。欲時人崇儉。當詔其奢。奢不見詰。轉相高尚。無有窮極矣。

燕乙瑋奢縱居清顯

升平元年。燕主儁徵幽州刺史乙逸為左光祿大夫。逸夫婦共載鹿車。子瑋從數十騎。服飾甚麗。奉迎於道。逸大怒。閉車不與言。到城深責之。瑋猶不悛。逸常憂其敗。而瑋更被擢任。歷中書令。御史中丞。逸乃歎曰。吾少自修立。克已守道。僅能免罪。瑋不治節檢。專為奢縱。而更居清顯。此豈唯瑋之忝幸。實時世之陵夷也。

宋武帝大修宮室

大明七年。武帝奢欲無度。自晉氏渡江以來。宮室草創。朝宴所臨。東西二堂而已。晉孝武末。始作清暑殿。宋興無所增改。武帝始大修宮室。土木被錦繡。嬖妾幸臣賞賜傾府藏。壞高祖所居陰室。於其處起玉燭殿。與羣臣觀之。牀頭有土障壁。上挂葛燈籠。麻繩拂。侍中袁顥因盛稱高祖儉素之德。武帝不荅。獨曰。田舍公得此已為過矣。

明帝器用必為正御副御

泰始七年。時淮泗用兵。府藏空竭。內外百官。並斷俸祿。而明帝奢費過度。每所造器用。必為正御。副御。次副。各三十枚。嬖倖用事。貨賂公行。

梁諸王競以豪侈相誇

天監十八年。時宗室外戚權幸之臣。競為豪侈。高陽王雍。富

貴冠一國。宮室園圃，侔於禁苑。僮僕六千。妓女五百。出則儀衛塞道路。歸則歌吹連日夜。一食直錢數萬。李崇富埒於雍。而性儉嗇。嘗謂人曰。高陽一食。敵我千日。河間王琛每欲與雍爭富。駿馬十餘匹。皆以銀爲槽。窻戶之上。玉鳳銜鈴。金龍吐旆。嘗會諸王宴飲。酒器有水精鋒。馬腦椀。赤玉卮。制作精巧。皆中國所無。又陳女樂名馬。及諸奇寶。復引諸王歷觀府庫。金錢繒布。不可勝計。顧謂章武王融曰。不恨我不見石崇。恨石崇不見我。融素以富自負。歸而惋歎。卧疾三日。京兆王繼聞而省之。謂曰。卿之貨財。計不減於彼。何爲愧羨。乃爾。融曰。始謂富於我者獨高陽耳。不意復有河間。繼曰。卿似袁術。在淮南。不知世間復有劉備耳。融乃笑而起。

唐貴戚以進食相尚

天寶九載時。諸貴戚競以進食相尚。明皇命宦官姚思藝爲檢校進食使。水陸珍羞數千盤。一盤費中人十家之產。中書舍人竇華嘗退朝。值公主進食。列於中衢。傳呼按轡出其間。宮苑小兒數百。奮挺於前。華僅以身免。

楊家合隊粲若雲錦

十二載。明皇幸華清宮。楊國忠與虢國夫人居第相隣。晝夜往來。無復期度。或竝轡走馬。入朝不施郵幕。道路爲之掩目。三夫人將從。車駕幸華清宮。會於國忠第。車馬僕從充溢數坊。錦繡珠玉。鮮華奪目。國忠謂客曰。吾本寒家。一旦緣椒房至此。未知稅駕之所。然念終不能致令名。不若且極樂耳。楊

氏五家隊各爲一色衣以相別。五家合隊。粲若雲錦。國忠仍以劔南旌節引於其前。

明皇窮聲技之巧

至德元載。初明皇每酺宴。先設太常雅樂。坐部立部。繼以鼓吹。胡樂。教坊。府縣散樂。雜戲。又以山車陸船載樂往來。又出宮人舞霓裳羽衣。又教舞馬百匹。銜盃上壽。又引犀象入場。或拜或舞。安祿山見而悅之。旣克長安。命搜捕樂工。運載樂器舞衣。驅舞馬犀象。皆詣洛陽。臣光曰。聖人以道德爲麗。仁義爲樂。故雖茅茨土階。惡衣菲食。不耻其陋。惟恐奉養之過。以勞民費財。明皇恃其承平。不思後患。殫耳目之玩。窮聲技之巧。自謂帝王富貴。皆不我如。欲使前莫能及。後無以非徒娛已。亦以誇人。豈知大盜在旁。已有窺窬之心。卒致變輿播越。生民塗炭。乃知人君崇華靡以示人。適足爲大盜之招也。

代宗毀元載等第舍

大曆十四年。毀元載馬璘劉忠翼之第。初天寶中。貴戚第舍。雖極奢麗。而垣屋高下。猶存制度。然李靖家廟已爲楊氏馬廐矣。及安史亂後。法度墮弛。大臣將帥宦官。競治第舍。各窮其力而後止。時人謂之木妖。代宗素疾之。故毀其尤者。仍命馬氏獻其園隸宮司。謂之奉成園。

李漢諫受沈香亭子材

長慶四年。波斯李蘇沙獻沈香亭子材。左拾遺李漢上言。此

何異瑤臺瓊室敬示雖怒亦優容之

懿宗行卒所費不可勝紀

咸通七年懿宗好音樂宴遊殿前供奉樂工常近五百人每月宴設不減十餘水陸皆備聽樂觀優不知厭倦賜與動及千緡曲江昆明霸漣南宮北苑昭應咸陽所欲遊幸卽行不待供置有司常具音樂飲食帷帟諸王立馬以備陪從每行幸內外諸司扈從十餘萬人所費不可勝紀

後晉桑維翰諫齊王賞賜無度

開運二年齊王自陽城之捷謂天下無虞驕侈益甚四方貢獻珍奇皆歸內府多造器玩廣宮室崇飾後庭近朝莫之及作織錦樓以織地衣用織工數百期年乃成又賞賜優伶無度桑維翰諫曰曷者陛下親禦胡寇戰士重傷者賞不過帛數端今優人一談一笑稱旨往往賜束帛萬錢錦袍銀帶彼戰士見之能不缺望曰我曹冒白刃絕筋折骨曾不如一談一笑之功乎如此則士卒解體陛下誰與衛社稷乎齊王不聽

翫好門

魏明帝以馬易吳珠璣等物

青龍三年。明帝使人以馬易珠璣翡翠玳瑁於吳。吳主曰。此皆孤所不用。而可以得馬。孤何愛焉。皆以與之。

唐明皇捕禽鳥以供園池之翫

開元四年。明皇嘗遣宦官詣江南取鷓鴣鷓鴣等。欲置苑中。使者所至煩擾。道過汴州。倪若水上言。今農桑方急。而羅捕禽鳥以供園池之翫。遠自江嶺。水陸傳送。食以粱肉。道路觀者。豈不以陛下為賤人而貴鳥乎。陛下方當以鳳凰為凡鳥。麒麟為凡獸。況鷓鴣鷓鴣曷足貴也。明皇手敕謝若水。賜帛四十段。縱散其鳥。

晉書
楊範臣諫明皇求海南奇寶

有胡人上言海南多珠翠奇寶。可往管致。因言市船之利。又欲往師子國求靈藥。及善醫之嫗。寘之官掖。明皇命監察御史楊範臣與胡人偕往求之。範臣從容奏曰。陛下前年焚珠玉錦繡。示不復用。今所求者。何以異於所焚者乎。彼市舶與商賈爭利。殆非王者之體。胡藥之性。中國名不能知。況於胡嫗。豈宜寘之官掖。夫御史天子耳目之官。必有軍國大事。臣雖觸冒炎瘴。死不敢辭。此特胡人眩惑求媚。無益聖德。竊恐非陛下之意。願熟思之。明皇遽自引咎。慰諭而罷之。

